

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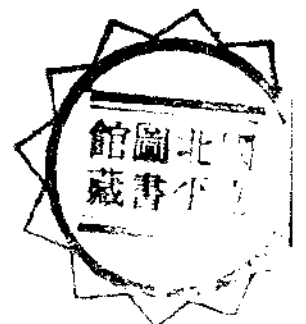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雅興圖

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二十七期

春遊第二專號



DECAMERON

NO. 27

每份大洋一角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我要達到這個目標。

十日談特別啓事

(徵稿)

因為收到了不少關於學校生活的稿子，擬於下月刊行學校生活特輯一冊，作號外算，不計在全年三十六冊之內，篇幅比平常加增一數倍，現徵求此種描寫學校生活之稿件，以資多方取材，希望大家踴躍賜稿，五月十日截止收稿。

十日談發行號外

學校生活特輯

三十二開本二百六十頁

定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特價大洋五角

茲為擴大宣傳增進讀者興趣起見，刊行學校生活特輯一厚冊，內容非常優美，材料豐富，趣味醇厚，青年不可不讀。對於定閱各戶當奉贈對折優待券一紙，以示優異。無券恕不通融。該項優待券當附於本刊第二十八期寄出，特先預告。

十日談旬刊社啓

十日談

第一期至第廿四期

合訂本

定價：每冊三元

預約：祇收二元

郵費洋壹角

本書為八開本皮脊硬面精裝一巨冊，附有總目一頁，檢索極便。特價展期十日，至五月十日截止，幸勿坐失良機。

附啓，本刊愛讀者，如已有全份，敝社亦所代為裝訂，祇收工料大洋五角，請掛號寄下，訂好後即行寄奉。

上海平涼路平涼村廿六號

第一出版社啓

十日談

五一節書感

本刊出版是四月三十日，作五一節的應時文章，似不甚得體，但到了五一節把所感的記下來，是什麼時候才變成活字呢？五一節所發刊出來的應時文章，不全是在以前寫好的嗎？那麼？五一節書感在五一的前一日就刊出又何妨，只要是有感於五一節的。

五一之為勞動節，以及勞動節的史實，我們無庸多說，我們只想於對中國現在的情形，加以論列。自從全世界的不景風吹起來之後，中國才出芽的民族資本工業，受了很大的打擊，一切都呈奄奄一息之狀，縲絲紡紗麵粉等等，全陷入困難狀態之中。本來中國的一切實業，雖名為民族資本，而其實是買辦階級的副業，生死之權，還操持在洋人手中。這因中國為次殖民地國家，金融上已被侵略到了這種地步而無法自全的。

民族資本的要勃興，有種種阻礙的勢力，非仰洋人的鼻息，不能自存，所以這是很悲慘的，但另一方面，則事業經營者對於工人，又盡壓迫之能事儼然擺出資本家的面色來了。所以中國工人是受着二重壓迫的。現在有提倡勞資協調以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這如能做到，倒也很好，至少是以推翻洋人在華勢力為目標，值得吾人讚同的。但中國資本家已擺出了資本家的獠惡面目，甯願剋剋工人而托庇於洋人勢力之下，以求一時之苟安，且剝削工人到慘無人道以圖微利，豈不可憐。

要使五一節有意義，應當改掉此種不合理制度，一切的服役，使人覺得不是被若干私人從中漁利，而確是有利於民族國家的，那麼中國可以復興了。

十日談第二十六期目錄

五一節書感	記者	七七
衣食與榮辱	維喬	七八
女人中心的中國史觀	阿音	四三
不見為淨	兵九	七九
談談	四方	八〇
說話不易	形雲	八〇
禁娼問題	何須	八一
資格	鴻三	八二
首部黑暗面	樹三	八四
徐促無錫	白石	八六
馮秀才	錢仁康	八八
鄉居雜記	傅敬嘉	八九
集場	梅煥激	九一
談廣州女人	曼茵	九二
二則耐人尋味的新聞	報翦公	九四
今文觀止		九六
漫畫	插頁	
春	忍之	九七
春在杭州	黃子勻	九七
從香港到上海	何毅	九九
京滬車中	俊影	九九
天台散記	君枝	一〇〇
晉江新生活運動大會記補錄		一〇一
春假無錫旅行記	史宏濟	一〇三
西園之春	謝祖家	一〇四
高橋之行	廣民	一〇五
在汽車里	天邊鳥	一〇六
遊東雜記	金預凡	一〇七
冒失鬼談話	曾逸譯	一〇九
陸氏血案	王家楨	一一三
吸煙室		一一四
編輯室		一一六

衣食與辱榮

維 喬

在我們這風雨飄搖的國家裏，你看：農村——近幾年受帝國主義深深地侵入，打擊了農民的副業，切斷了農業和手工業的聯繫，刺激了軍閥，土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國內連年混戰，苛捐雜稅，水旱疫癘，已把農村蹂躪得不堪了。所以在現在我們中國的農村，是崩潰，破產，窮困，人民經濟生活是不安定，社會上更受到着劇烈動搖。城市——受着日貨的傾銷，營業上早已被重大的打擊，況且城市裏的大店裏貨物，不僅是專靠城市裏少數人買賣，大宗的推銷，還是批到各處重鎮，由大鎮上再分銷各鄉村小鎮去，由小鎮店裏慢慢地才銷到大衆的人羣裏，可是現在這大衆的買客，都浸在經濟崩潰裏，更因種出來的米麥不得高價，萬分恐慌中，他們還有餘多下錢去購買嗎？一家要吃的飯，不知誰處能找到呢？所以在這大衆的買客破產時候，小店早已關門，停止營業了，大鎮無從推銷，城市裏底貨物，也不得不停頓批出了；於是天天掛着犧牲血本，大賤賣，大減價，大贈送的注目可憐的招牌廣告，什麼獎券，贈券來招誘顧客欺騙買主，天天混過着，還是不能維持，終是停止營業，關門大吉了。這許多大店停閉，祇剩下那少數投機性的小店騙人。欺騙，敲詐，恐慌，在現在我們城市裏足可很顯著的披露了。真怕啊！鄉下人不安在家耕種，都要想到城市裏做工，找點飯吃，可是這萬惡城市又不能收容這許多大衆無飯的人們，並且在這經濟恐慌狀態下，工廠只一天天的少用工

人，可以減少開支，竟至有許多都閉門停工了。鄉下人，貧民，無飯吃的，無工作可找到的人們，在鄉間不能耕種，城市裏又沒工作找到，他們做什麼呢？痛哭嗎？待死嗎？做乞丐嗎？為匪嗎？我想這幾條，都是他們迫不得已要走的路了。

江西匪患，中央用海陸空的威力射擊，幾次的總動員，全力的轟炸，終是徒然，匪患仍是匪患，總沒有一點方法可以處置，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這許多匪又沒有這許多利器來抵抗，為什麼不易撲滅呢？我相信他們是用着血與肉來奮鬥的，並且我們知道，江西的匪原來是民衆——平日的良民——他們所以願把血與肉來犧牲的，這也不過是環境壓迫而為的啊！

照這樣看來，一個人受到環境的變化，思想有特別的轉移。匪——是要掠奪人家的物件，找到一些飯吃，以維持他的生活的，為匪的人，是最不知榮辱的一個人，是世人所承認為公敵的，可是為匪的人，他天性就願為匪的嗎？他實是受環境的驅使，生活問題所逼迫而為的啊！所以一個人，不能衣暖食飽，也就是不能維持他的生命，於是他的思想，他的舉動，都慢慢地轉化了，漸漸地只向黑暗的一條路進攻，並且為他的生命計，他祇好不顧世情，蔑棄人道，什麼羞辱的，卑鄙的舉動，他都能幹出，他祇求有飯吃，所以把血與肉去犧牲，他也願意了。江西的人民，他們所以要為匪的，其實他們的農村，受着天災人禍，已不能耕種了，就有耕種的，每年的收穫，也不夠給那一般軍閥的稅捐，更不夠他們生活，他們既然自己整個地方不能充分生產，別處又不能容納，政府又沒有設法去救濟他

們，所以這些衣食不足的江西民衆，只好丟開人道，不顧榮辱，把血肉來掙扎，或有一線生存的希望。

我們知道，確實的明瞭了，衣食的問題，對於人生有莫大的轉移，江西的匪患，這真是給我們一個透澈的證明啊！

我們人類，總含有人情的，我想一個人，能衣暖食飽，他決不會去做最恥辱卑鄙的舉動的，他的思想，祇一天天地向光榮的一條光明路上走去，要達到他充實的慾望，他總要想在社會上，一般人羣裏，做一點事業，並求他的良好名譽，得到人羣的信仰，對的他個人發展無阻礙。……這也不過是比較小資本的人，於衣食能解決後的轉移。我們現在把一般來講，如江西爲匪的人民，倘使國泰民安農村恢復固有景象，人民能安於耕種，每年有豐的收穫，我想他們決能歸正，也曉得一個人榮辱的，況且人類個個是願安樂，誰願討着恐懼危險的生活，那樂天的家庭生活，誰不願意呢？

總之，衣食與榮辱有莫大關係，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我深切的相信，但我們再看到這社會上，人欺騙人，人敲詐人，天天的混濁着，時常釀成血傷死亡的黑幕，什麼姦淫賣妓，天天表演着，真蔑棄人道殆盡。更看那一般貪官土豪奸商賣國賊，天天增加，兇兇的到民間苛稅蹂躪，這般人是衣食不能解決嗎？生活問題不能維持的嗎？他的舉動是合理嗎？合天道知榮辱嗎？啊！我以為這般人的行爲舉動，卑鄙醜陋，無人道要勝過爲匪的人們，羞辱得多哩！這般禽獸行爲的人們，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也正是我們前途努力奮鬥要宰除的一般人們。

不見爲淨

丘九

在春假的當兒，我回到家裏去。在食飯的時候，我發見一碟菜裏有兩隻煮熟的蒼蠅，我連忙對母親說「這碟菜還要得麼？」母親笑着說：「假使我靜靜地把它棄了去，那時你又怎樣呢？」我聽了，祇有默默地不語。她又微笑着接着說：「當我給人家做使媽（女僕）的時候，有一次煮熟一條魚了，正想拿去的當兒，忽然手一鬆把它跌落在渠溝里，我連忙拾起來再煮過才拿出去給他們助膳，他們何嘗不是食得津津有味呢！那天剛正小主人從什麼醫科學校回來，假使他們知道那時，不但他們會咆哮大怒或把我開除也會有的，這樣就倒霉了。所以「不見爲淨」。現在你是見了，所以「見爲不淨呢」！她說完仍是笑着。

在冬天的當兒，那班慈善爲懷的？主席，總司令，大發慈悲的捐贈棉衣給貧民禦寒。我們定會說「？主席或總司令乃慈善家也。」假使我們是？他的契大哥當慈善機關的會計時，見？他拿了機關裏的基金去建洋樓，買汽車，甚或買笑子青樓時，我們能說？他是善長仁翁嗎？「這也是「不見爲淨」的把戲吧！

整個的世界裏的「不見爲淨」的把戲很多很多。日間作女紅，夜間在旅店過宿的，這是「不見爲淨」。西裝革履的理髮匠，也是「不見爲淨」。把蕃薯，芋頭當作飯吃的，在別人面前說：「這是什麼的人參呀？這些人參出自那處的呀？」這亦都是「不見爲淨」……更其是「不見爲淨」。

談「訣」

四方

近來有一般愛出風頭的學者，會不憚辭煩地大談其「作文×訣」的一類作品，來迎合目前青年越級獵等求學式的心理，這誠是一種社會病態，而同時又屬不可解釋的事實。

二十世紀樣樣都有取巧的方法，於是文章有「訣」，亦所難免，掛羊頭，賣狗肉，走遍天下，都是這一類偽道學先生，嗚呼！誤盡蒼生，何止萬千！

夫文為心聲，故人們做文章，一定感到對於某一事物有不可不記或不可不論的必要，然後筆之於紙，做成文章。故學校教員，每星期規定了時刻，強迫許多學生，來做一個題目，這是一種無聊，因為某甲對於某題認為有相當發揮的必要，而某乙則認為無需再談。所以世界上強迫文章愈多，則好文章愈不多得，中國文壇上缺乏偉大作品；文人之作，儘是無聊，有由來矣！

由上以觀，文章無訣，不言自明，「訣」之近「騙」，亦昭然若揭；所以在做「訣」者，連他自己有多莫明其妙「訣」之究為何物？英文有文法，但是一個高中畢業生，讀完納氏文法四卷，修辭學若干冊，寫起文章來，還是謬誤百出。中國文字，向無文法，然學者作文，亦都能頭頭是道。故我們不難明白，熟讀了「作文×訣」的洋洋大作之後，未必就因此做出好文章來。

文章之妙，一面是在多讀、多作、多想、多看，從腳達實地去幹；另一方面要有充實的材料，則質量並重，文章自妙，那也就是所謂作文的不二法門。從前有人想學游泳，他就買了

許多關於游泳的書籍，一一拜讀之後，有一次就實驗他的所學，跳到水裏，結果還是身子沉下去，和沒有讀游泳書以前一樣的學不會；這道理是很淺顯，和讀了一篇「作文×訣」之後，一樣做不來文章相脗合。

故奉勸諸君，想讀「×××訣」以求作文捷徑者，還不如多讀一篇你喜歡讀的文章，來得合用。

說話不易

彤雲

這個年頭做人難，說話也不容易；如果你開口說一句話，你得當心提防着對方會看準着你放來的一枝冷箭，——也許不只是一枝，說不定有幾枝一齊地看準你的腦袋，咽喉，胸腹射來，把你當做他們放箭的靶子。甚至有時公然地在你的面前走出幾個人來，捲高了袖子，墨劍筆槍，拳足齊下，把你圍攻得體無完膚，倒在地上亂滾，殺豬般的呻吟，然後很驕傲地抬起一隻腳踏着你的背脊對着你縮笑，「來，大胆小子！如何？告訴你，這不過施展出一點小小的本事罷了。」於是倒在地的她強地支持一點力站起來，拍拍一下身上的灰塵，再也不敢多言，垂頭喪氣，棄着筆，一溜烟地跑了。

誰說中國的政治不上軌道，一切的問題的糟，內憂外患，頻頻迫壓，使中國不會富強，跟各個帝國主義者的國家一樣，是因為中國人不會團結一致，像一盤散沙似的不能黏合。我想，這真不知道何所據而云然？舉一個例來說：最近轟動上海文壇的「何家槐和徐轉蓬的創作問題」的謬為，一切的事實都赤裸裸地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明明顯顯給人知道，而還有很多

仗義的人出頭來代他辯護，做一下義務律師，聞說還嚴厲地着令×報不再登載這類駁覆×先生的對方的言論。又如幾天前×晚報的關於「××的評價」，鬧得天翻地覆，××先生筆戰羣衆（？）問題之大，震動整個「×評」。於是，平空裏殺下一員天戰，持高C字式的護身藤牌，拔劍挺身，殺出陣來，輕描淡寫，把主要討論的問題撇開三千里外，管不了是是非非，甚且把是的攔起，向對方盡咬一口，務使他五體投地，遍身傷痕，棄筆而逃。這樣，誰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不知道團結呢？

有人說：中國的不會富強，什麼事情的不會一致，就是這種人太多。

又有人說：中國的個性，祇要有切膚之病，才肯拔出冷森利劍，躍馬上前，所謂「兔死孤悲」。

中國人真的是如此，那我又有何言！

禁娼問題

何須

十一日國民電：國聯決將全球之娼寮一律禁絕，以免再有販賣婦孺之事，其所根據之報告書中，詳述世界各大埠之官娼私娼，幾無處無之，此種不正當的營業，各當局如不發執照，則自不難禁止，蓋此等娼妓皆有人以代薦職業爲由，而欺騙婦女入其彀中，在婦女則身落異地，言語不通，遂不得不作此奴隸不如之生涯，然如於禁娼之後，而能各予以正當之職業，則彼等不難成爲良民云。

目前世界各大都市賣淫事業的盛行，已成爲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國當局對於禁娼的事亦已高唱過一時，但是，賣淫

的女子並不因此而減少。現在國聯亦提起禁娼的事了。這是最好沒有的吧。因爲一國的力量還少，國聯的力量較大（？）娼妓或者會因國聯此舉而至絕跡，正如他們所說的一樣。

不過，考諸目前的社會實況，事情恐怕不會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容易！他們以爲當局不發給執照，賣淫的事業就自然會消滅。可是，目前各大都市裏不是有許多未有執照而私自賣淫的女子嗎？他們說：賣淫的女子多數都是被騙賣而去賣淫的。但是，賣淫的女子未必是完全被騙賣的，實在其中是有許多因爲生活的驅迫而去賣淫的哩！他們認爲禁娼後最終的辦法是給予女子一種正當的職業，這在外表上看起來似乎是可以解決禁娼後女子生活的問題。但是，在目前不是失業之羣充遍了世界嗎，許多熟練的工人還有失業的危險的哩！

我們還要更深一層來觀察，用社會科學的眼光來觀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女子賣淫的事業是必然的盛行。因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階級分化日見明顯，人類的的生活日趨異樣，有些人是衣食住都日趨奢華，但是大部分的勞苦的人哩，他們的生活是日見貧困了！有些簡直不能生活下去的哩，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賣淫就成爲了一種女子的正當職業了！稍爲有點社會眼光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句話的。

賣淫原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的產物，所以，想消滅賣淫事業，必然要改造現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做起，這已成爲鐵一樣的定律。女子賣淫的事業斷不能從外表去改良便可

資格

鴻 幹

電車在一個站間停住了，她跳下車就望右邊一條幽靜的巷口走進，走到這巷將要盡頭，把脚步在一家洋房子的門前站定了。仰起臉認一認門牌的號數，又插手進衣袋裏去掏出一方剪下的報紙瞧着；跟住把兩隻眼睛院院的探向房子裏面去，一壁伸手按響了牆邊的電鈴。

「誰？」

「我是看見廣告來訪職業的。」

「那請進來！」

她跟了娘姨走進屋裏，又踏着樓梯，樓上靜得像沒有人似的。但還沒有走到樓梯最高的幾級，便有瀏亮的聲音叫響了：

「是那位？」

「看見廣告來訪職業。」娘姨呆板地把她剛才的話復誦出來。

「請進這裏來！」

娘姨帶她走進一個大廳，廳裏有兩個穿洋服和一個穿長袍的中年男子。他們一聽見她就改變起端嚴的態度，大家的眼睛都瞪在她的身上。

站了一會脚，她便坐到他們對面的一張梳化椅去。娘姨端過茶來又走了。她還沒有打開口說話，那般男子却也沉默着，眼睛是隨便的移到身邊的一些東西的上面去。

「女士貴姓呀？」一個打破沉寂的又是剛才那瀏亮的聲音，

說的是一位穿洋服的。

「我姓李。」

「李女士！」他不待她去問，又白白出他的姓來。「我是姓羅的。」

「哦，羅先生！」她微笑的照樣叫了一聲。

「這位王先生。」他用手指着穿袍子的；「這位徐先生。」又指着穿洋服綺年一點的。

她跟着他的手點了頭，又踉蹌的坐下去。

「羅先生，請問你：你們所聘的女職員是幹什麼工作的？」

那姓羅的顯出一刻沉疑的態度，姓王的在傍邊咳嗽似的清了清喉，便拉出他破竹般的聲音來。

「你怕不願意幹的，……這些工作。」

聽不明這話裏的意思，臉上頓即紅了起來，但又怯怯地說着：

「我們爲的是生活，假使能力做得來，什麼辛苦的事情都要幹的。那畢竟是什麼工作呢？」

「女招待！酒樓的女招待！」姓羅的掠過很瀟脫地說。

「女招待麼？」她恢復了勇氣，「這也沒什麼不願幹的。」

「那待遇怎樣呢？」

「每月二十塊錢薪水，還有小賬恐怕比正薪還多着。」

「一共要聘幾個人，羅先生？」又對姓羅的笑了一下。

「九個。菜館分三座，每座三個。」

「那幾個人倒易聘！」

「聘什麼女教員等等還沒有這般的困難，女招待的資格真不地找得適合。我們的菜館是靠着一般廣東人的生意，所以本地話和廣東話都要說得流利。交遊不廣，又不曾拉生意的，都難担這個職務。說句真話，哈哈……至急要還是長得漂亮一點啦。」

姓羅的說到最後一句，大家哈哈的笑了起來；她覺到臉上一陣熱，心裏這般的暗想着：

「那我適合這資格嗎？」

「李女士，你的廣東話說得來吧？」

「啊，我是廣東人！」

「你是廣東人？」姓羅的用廣東話說，「聽起你的本地話，我們真猜不出！」

「我說得不好，太褒獎了；你們的才好呢！」她也用了一句故鄉的話。

「說得這個程度，倒不易學，也許你住上海很久了吧？」

「七年。」

「原來老上海！府上在這裏嗎？」

「是的。」

「李女士，如果你有心這件事情，請留下一個通信處在這裏。」姓羅的看見姓羅的沒話說了，就拿了一枝筆和簿子交給她。

「好，」

她接過簿子，順手揭開，幾篇，行格裏填滿着字跡；她把

眼粗略地計算一下，來過的女人就有六七十個以上，那剛才的暗想頓時又浮在她的心裏：

「這幾十個人還選不上幾個麼？那我能適合女招待的資格嗎？」

寫好一個姓名和住址，一壁把簿子交回給他們，一壁站起來蹙着眉說：

「那什麼時候用到我，煩週知週知，謝謝諸位！」

「你沒空不必耽擱，請先回去；如果要女士幫助，就會有信通知。」

她轉過身跑了，一脚踏到樓梯，就有一句話飛到她的耳邊，答覆着她那不敢吐出口來的疑問：

「什麼條件都齊着，假使是前兩三年到這裏，那就十足夠資格了！」

她感到遍身慄慄，臉上燒得像一隻夕陽般的鮮紅。

沒有必要

「白郎那做伙現在還做着詩嗎？」

「不，他已經結婚了。」

結婚

「他們倆真個時刻不離呢！」

「那會長久！他們就要結婚了。」

本刊 第一期至

第廿四期

合訂本

現正裝訂中，可以預定。

定價 每冊叁元。

預定 減收貳元。

硬面洋裝一巨冊。

甚為富麗美觀。

首都黑暗面

樹三

說起南京，既于七年前又重建為中華民國的首都，及至今日，自然已不像當先，只為江蘇一省省會的那種破落相。先從人口上說來，如今已近七十萬，殆比從前約增到十倍。又于民國十六年的「三不」——馬路不平，電燈不明，吃水不清——口號下，現在已有所變遷。換了話說，就是：（一）從街道上看來，除去秦淮河以南及其他偏僻的地方，仍舊保持着前代所築的古道，大都是窄狹，彎曲而崎嶇不平，最為一般着高跟鞋的女人視為畏途外，其餘的已大多闢為很修廣的柏油路，以使一般流水遊龍似的汽車和坐驥，在上面都暢行無阻了。（二）看來電燈電線則今已張滿了全市，並自整頓以來已大放光明，更有許多的通衢鬧市上，逐漸添置霓虹燈，愈見光明閃耀而為摩登化。（三）自來水已成功，雖未普遍，但已有，到底也可說一句聊勝于無。其次則高樓巨廈，日有落成，尤其是城北各處，鬼多拔宅，人占其地，不然就人鬼為鄰，亦比比皆是。至于無線電的播音，電影館的林立，更為新都增加不少些體面。

然而都會文明的進步，則有隨之而起的一切文明病，亦必是如響斯應，不可或免。所以今日的首都，既然略具一點現代味，也就難于不染那種種的文明病。現在關於其光明面，已概如上述，且為大家所容易看見。惟襯托在這裏面的黑暗面，又是怎樣呢？或為多數讀者所樂聞，亦未可知，因我今就從這一方面看來略述我的所見與所聞。

這究竟的是些什麼呢？要不外以烟，賭，娼，盜，乞丐和流氓為主，茲請讓我慢慢的分別的說來：

（1）煙鬼——這在國府禁煙委員會的所在之地的南京，似乎是毒氣瀰漫，也可說如紫金山頭的朝朝的曉霧，而未曾間斷。只看那得累得那些警察先生和司法老爺，長年長月的忙着陸續的查捕和審問，甚至于押解着成串的癮君子在街上從東到西或從西到東，便可推知其一斑。近據警界友人對我說，就中尤其是那些烟販，其組織模模的龐大與嚴密，其販運方法的巧妙與繁複，以及其來貨之多和銷路之暢，無一不令我為之驚嘆。然而所拘所罰者，要都不過是些無名無勢的老百姓，而官爺們不與焉。即使一時誤會而有所發見，好在他們都有屬員或勤務兵可以代罪的，又有什麼了不得？

最倒霉的莫過于熊東甫，繆森山，魏文貴三人，竟于前天為販賣「高射礮」藥（即早盛行于山西的海洛因類的「白麵」）而到雨花台下吃了衛生丸（處以槍斃，詳情見三月三十日的民生報所載）。這是首都的創舉，真也算是他們的罪有應得。蓋以販運自家的烟土，還不以為足，進而又大販賣外國的毒品，來戕自己的民族，自然是該死。

（2）賭徒——先從雅人樂事的將來說起，這以前若被查獲，是要罰令抬桌遊街示衆的，但近來則只是唯一的罰錢。然而被抓被罰的，我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小市民，小商人，以至店員或勞力，反之若于身上佩戴一枚機關的證章，甚至于把桌子抬到門外打，也不會出事。呵，或許前者的為之是為着

賭錢，所以要拘罰，而後者的爲之是爲着娛樂，所以這不能不通融辦理了。其外則牌九，撲克，輪盤……等。也不是沒有，不過在局頭則總該客氣些，免得大家的麻煩。不然，若像前年在中正街所破獲的一賭窟，據說賭徒中有喝令衛士拔槍拒捕者，豈不弄得許多方面都覺難爲情？近來我又聽到警方友人對我說，報載京市內有某某烟，賭，娼三者俱全的兩個大賭窟，未必是事實，實則似此爲二三四等要人騰聚的賭場，早已移到鄉鎮上去了。又此賭場的設備，實不易破獲，因爲他們每于聚賭時，必雇許多流氓代其散步哨，一直散到了城門。若于夜間，則各人都拿一手電筒，一旦看見那條路線上有多數軍警去，就各以電筒告警，故于數分鐘內便可把消息傳報到賭場，而作鳥獸散。

(3) 娼妓——或禁或開，莫衷一是，終于鬧得當局深感覺頭疼，所以至今還是在維持着禁而不絕的狀態。特別的是在市府的周遭，自禁以來，私娼充斥，四出拉人。而且還有近乎仙人跳之玩意，(如上期本刊所載南京的仙人一事。又三月卅一日南京晚報所載鄂人王雪庵的豔遇，更爲此中特出的。)總之，今日的南京，專以賣肉維持生活的女人，似乎是不少。據說：像城南的東西釣魚巷，東西文思巷，大小石壩街，東關頭，丁官營，門東門西的各街巷，大東橋一帶，中正街一帶，四象橋一帶，王府園一帶，龍王廟一帶，中華門一帶，牽牛巷一帶，這固不用說，他如市政府周遭，市黨部周遭，內政部與衛戍司令部周遭，夫子廟周遭，更都是滿街滿巷，良莠雜居。令人

不禁有搖頭之嘆。再說城中，以至于城北，已漸漸無一片乾淨土，例如花牌樓至科巷一帶，國民政府左右的黃泥巷一帶，紅花地一帶，由一枝園起至如意里，如意橋，洪武街，楊將軍巷，鷄鵝巷，北門橋一帶，周必由巷一帶，丹鳳街一帶，三牌樓一帶，固然是有名，即如大行宮，新街口，唱經樓，鼓樓，十廟口等處聞也都有她們的芳集呢。及至下關，何須再說，那本來是夫子廟的同胞老弟啊。還有數百歌女和鼓姬，雖說賣嘴，並不賣身，但爲肩起她們各人重巨担負，及維持其自身廣告的服飾，又怎麼能只靠幾碗茶錢的拆賬？至于代她們拉生意的朋友，不但旅館和茶社裏的茶房，都是必兼的行業，他如深堂裏的茶房和擦背，也很有些精于此道了。如此高喊着禁娼，我不知是騙誰個？尤其是農村破產，經濟涸竭，有人說今「農村爲娼妓之母」，我也以爲並不滑稽之談。說也奇怪，在這種情形之下，以中央大學曾登報徵求兩個女的模特兒，終于只有兩個在電話中接洽，還不知結果如何。

(4) 盜賊——以首都所在的南京，固然不像那上海的綁匪，小偷之衆多，然也不能說其就沒有。不然，像去年間的不斷發生夥劫的案子，又是誰個去鬧出來呢？還有雨花台下的飲丸而死者，常常有所聞，要也是以盜賊犯爲多。又如小竊，更不用說，以我們居此城內農村的一里中，莫不都被這種人來鬧得頭發疼。昨天，說富厚崗的某姓家，突被一個手執短槍者脅迫，弄得第二天連買菜的現錢都沒有，但不知那位好漢已經跑到何處了。

(5) 乞丐——爲着首都的觀瞻所繫，常聞有捕丐習藝之聲。但到現在怎樣呢？我們只見到處都是些男女老少以及殘廢的乞丐，不是跪在路旁哀哀的嘆乞，便是跟在人後苦苦的懇求，或者不分陰晴的跑到人門口，必待有所給與而後去。至于變相的乞丐，或說是斷了川資，或說是生產無依等，這却也不少。尤其是在水門土上和電虹燈下有這種人物，真可說是一種特別的點綴。但只苦了我們這些沒有汽車階級者，常被他們搗麻煩，否則我們也會嗚嗚的過去而不見呢。

(6) 流氓——截自去年大捕「刺花黨」以後，可說南京的流氓，縱未絕跡也差不多了。然而世間事于一時無論怎樣的雷厲風行，到後來總不免會日久玩生的。因此只看現在的南京市，是否又有許多的流氓，成羣結黨的在爲非作歹呢？我以為凡公園境內和遊藝場中，到處都有這一種人的蹤跡。而且他們的表徵，也並不限于刺花，只須觀其服裝，行爲和談笑，已可測知二二三了。不過在電影館或清唱社，還有一種身佩徽章或腰束皮帶的朋友，以他們常亂射紙箭，怪聲叫好，拍手蹬足，跳躍欲狂等的種種醜態百出的模樣，這又叫什麼呢？只因其職務在身，獻身黨國，或皆是些棟樑之材，不可輕侮，亦未可知，所以我也不敢定說他們是流氓。但是，如果那些自居流氓而不辭的人，或說其行爲有許多地方是跟那些文武官吏學來的，那也只好讓他們自己去如何辯白了。

話剛剛要說完了，怡君忽來翻開來看看，之後，即轉臉對我說道：『無聊無聊，你不論到何地方，總喜歡看那些醜態的

現象；也不論對何種人，總喜歡問這些下流的事情，無聊無聊，舍你其誰？』聞之我也只好哈哈的冷笑，自承認「無聊」，縱謂我甘于「下流」，我也不璧還。不過我也在想看到有聊的人或上流的人，畢竟是怎樣的作法呢！

二三，四，一，寫于日薄西山時。

倅侂無錫

白石

十日談上見到蘇州常熟等處的遊記或敘述，還不曾見有人談及無錫。現在我想來湊湊興，談一談倅侂無錫。

無錫有小上海之稱，很多人以爲是了不得的一個城市。理由是工業發達，風景佳麗。有許多外省朋友都驕羨地問我關於無錫的情形，我說沒有什麼了不得，他們都不相信。其實是確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無錫如果真的風物佳麗，爲什麼不能在這諺語里佔一席之地呢？這且不管。無錫的風景是惠泉山，梅園，鼈頭渚等等；或者這是我的偏見也未可知，但我實在不承認這些風景是怎樣的出奇。惠泉山青蒼欲滴，該是美的，但我看看別的什麼山也都是那個樣。黃公澗有響水之瀑，該是美的，但實際上是常年涸著的。天下第二泉的泉水並不怎樣清，其可口是有賴于龍井的茶葉；而且茶官（茶館堂官之謂）很不衛生，還常常以老賣老，敲人竹槓；（我舊年暑天有次去喝茶，一算茶錢三毛，問其何以如是貴，答說：『先生哪，這不是喝茶，是喝風景呀，』我當時雖然無話可答，佩服

其俏皮，但過後實惡疾其惡毒的敲竹槓法。）梅園之梅，去蘇州老牌的鄧尉遠甚？而蠓頭渚處于太湖之濱，有石不奇，有塔嫌俗，遠觀又直如小甲魚之爬伏于淺灘之上，醜態炫然。依我癖氣，則與其雇舟上龍頭，還不如濯足走田溝者也。

至于『工業發達』，亦早已是一句空話。年年不景氣，無錫絲業早已凋蔽，絲廠亦多相繼倒閉。前引以炫誇的林立的煙囪，現在是有其囪而不出煙的多了。湖絲阿姊往常總像是排了隊進廠門的，現在是剩得零零落落。如有不信，可請看去。

所以，徐侂的無錫實在是沒有什麼了不得。我雖然是無錫人之一份子，也再無法說好我的故鄉，爲它遮面子。但有兩樁小東西是好的，不能不在此提一提。

一樁是有名的泥娃娃，這可說是無錫唯一的工藝美術品。這東西別處是沒有的，因爲別地的泥總沒有惠泉泥來得韌而不易分解，來得便于做娃娃。依我所知，好幾處的美術學校雕塑用的坯子，都是用惠泉泥的。無錫本地做的泥娃娃很有趣這是凡見過的人無不同聲贊揚的。說娃娃，實際並不單是娃娃兒，各色各樣都有。通常以關公，濟公，張飛之類的像最多，最近也新有了蔣介石蔡廷楷之類的像。其次是鵝呀雞呀的東西，還有許多加以精妙的设计，在泥人手里裝上兩片銅鈸，只要把泥人屁股下的線一拉，那銅鈸就相擊而發出聲來。但這大都是供給小孩子玩的，成人的無錫佬，總是喜歡關公張飛之類的多。這樣的東西，在稍有美術知識的人看來，自然是淺薄得不足一觀的。但我以爲假如有相當美術根底的人能加以改造，則

也不失爲是一種良好的工藝美術品。而且都市裏的人，智識階級的人，家里都可以有一個小石膏型作爲裝飾，但小市民鄉下人們實在是沒有什麼比較美術地的東西可欣賞；他們所取的只是月份牌，以及泥關公泥張飛之類惡俗不堪的東西。

第二樁便是小吃。無錫的肉骨頭，誰都知道比任何陸稿薦的好。這實是極好的家常食物。油麵筋，一簍一簍裝起來賣的，又便宜又有風味。東亭（離無錫城三五里路的一個鄉鎮）豆付干可說是全中國最上等的豆付干了價也便宜，極貴的茶干也沒它那樣鮮。……

逐漸消失了的故鄉的多美點中，就只兩樁還存留着。這是頗可欣慰的。但未了，我還得附入現在無錫的文人：

說無錫的文人，錢基博先生自然是第一個大老。他的老古文是全國聞名的。他是一個老宿督，當然他反對所謂現行的新文學。但據說近年來也漸漸新化了，在他所編的一本什麼中國文學史（？）里，竟也加入了徐志摩周樹人等的名字。

無錫文人作文以四六對照，或太陽晒屁股賦類型的居多。大上海有名的張丹斧先生的弟子或同道，在小上海是極多的。此外，還有一位唐文治先生，他是無錫國學專修館的校長，他年紀很老了，眼睛也瞎了。我有位朋友曾聽過他背誦歐陽修的隴岡阡表，與會淋漓，激昂慷慨，據說讀到末了，竟從那眼眶里滴下老淚來。真虧他這樣古態蒼然！我當時曾這樣想。但他老先生的恰是壞于讀古文的。他本不是無錫老鄉，因久住無錫，故附及之。

馮秀才

錢仁康

馮士傑近來又養成了一件新習慣——拖鞋皮。

大概是胡橋鎮上的市面漸漸熱鬧起來的緣故吧？當我們這

馮秀才——他自己這樣稱呼他自己，其實，他連學宮也沒有踏

進過；因為，他的母親是不相信念書的。當他小時候每天晚上

捧着那本父親遺傳下來的破舊得幾乎變成一頁頁的「活葉文選」

的三字經讀的時候，他的母親老是這樣惡狠狠地對着他：「有

那撈什子的功夫讀什麼狗屁的百家姓，三字經，還不如給我念

幾卷多心經好得多呢！」——每天捧着水烟筒上丹鳳茶樓，或者從丹鳳茶樓把水烟筒捧回來的時候，他那雙似破非破的布鞋

兒總有好幾次會給幾位「脚下沒有生眼睛」的「仁兄」們踏下脚跟

來，雖然他曾屢次用那「急煞鬼」的名詞向那廝嚴重地抗議過：

因此，他便索性養成了拖鞋皮的習慣；他想，這麼一來，那廝

「急煞鬼」應該「無用武之地」了。

馮秀才的年紀已在五十左右，但他還手足輕健，耳目聰靈

；因此，他時常對人家吹牛說是生平樂善積德的善果，但同時

批評家王二太太却又時常罵他「孽賬作到派他絕子絕孫了。」此外，胡橋鎮上的同胞們還替他提了個綽號：「老糊塗」；「老而

不死是爲「賊」等等論調也日常可以在幾位「仁兄」的口裏聽到：

這種表示，彷彿是不贊成他活得這麼老。他最愛和孩子們戲吵

，孩子們最愛和他伴侶。他和別人打交道，每次總要佔些便宜

，但對孩子們却從來沒有發過脾氣，除了和他惡作劇得最利害

的阿林，有一次在他家貼着「有善必應，××××」——下聯已糊模不可辨——的門聯的大門上添了一條「無惡不作」的下聯，使他大發了一回雷霆以外。但平心而論，這「無惡不作」四個字下得真恰當；否則，爲什麼有一次賣酒釀的李小根會給他欺得哭呢？

誰都知道馮秀才是一個賭鬼，但他賭錢並不一定要在丹鳳茶樓舉行；荸薺担上的「抽牌九」，酒釀担上的「擲老羊」，他都要參加。但自從被人發現了他專門作弊以後，小販們便不敢再和他高攀了。

可是新做生意的李小根並無這一點經驗，而我們這馮秀才便當他是一塊「新大陸」了。

「四老鴉，四老鴉！」小根上了馮秀才的當了，「別亂擲，銅板吃了，吃了！」

馮秀才假裝沒有聽見，還是一把一把地把骰子向盤裏擲去，要擲出一個「有」來；雖然他心裏早已明白自己已擲了一個最觸霉頭的「四老鴉」了。「不明明是個「四老鴉」嗎？賴皮，賴皮，你們先生們要錯我們做小生意的底錢嗎？」小根提出第二次抗議。

馮秀才的答覆是：

「瞎眼珠的，自己看錯了骰子還要罵人，你再不認認清人說話，我把你的担都踢個乾淨你看。」

小根在這種兇橫的威嚇下，只得含怨地沉默下來，眼看著那盤裏的六顆骰子在活潑潑地拋，把個「四老鴉」愈拋愈遠。

照這樣地奮鬥了七八次，馮秀才花了一個銅子的本錢，居然贏了三斤半酒釀了。

馮秀才馬上奔回家中，拿來了一個大鉢頭，放在籃裏，用秤衡了一衡道：「籃和鉢頭共重二斤半，連籃連鉢頭，你應該給我六斤東西。是不是？」說完連忙把鉢頭裏預先盛着的水傾在地上。

「哦，原來你連鉢頭裏的水都稱作鉢頭的重量。先生，你估便宜究竟也用不到這般地步！」

「不要多嘴，快些稱給我！難道鉢頭裏不應該有一滴水嗎？」

李小根急得哭了；但他的口才比不上我們這馮秀才，只得努着嘴把三斤半以上的酒釀送給他。

馮秀才得意揚揚地把籃子從那秤桿快要蹺得同地平線垂直的秤鈎上提了下來，一手捧了那架據他說已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的水烟筒，高興得獲了寶貝似的，甚至竟把鞋兒拔了腳跟，「三步改作兩步行」地奔回家去。但不久，那似破非破的布鞋兒便又給一位「仁兄」踏了下來。

「急煞鬼！」

「急煞鬼！」

他一路罵着。

「醫治一見鍾情，有什麼良藥嗎？」
「再去看第二遍。」

鄉居雜記

傅敬嘉

小牛

某晚，距離收割期後不遠，天氣依舊是那樣的燥熱。照例，大家都散坐在晒穀場上閒談。

突然，一陣嘈雜的聲音從村前傳來，大家立刻都靜下來了，帶了驚異的臉注意地聽着。

「吊起來打，媽媽的！」

「穿筋！」

「……」

經驗告訴我們這是捉到了賊。除了一部分人還留在晒穀場上外，其他的都趕向村前去。

事件發生在五嫂家，當我們找到那裏時，已經圍了不少的人在在那兒了。我擠了進去，首先映進我的眼睛的是一個被吊着手的青年。赤着腳，穿了一條短褲，光着上身。一頭亂髮，瞪着眼睛毫不萎靡地向觀衆瞧。他一些不懼怕，一些不難堪。

「這是那兒來的賊啊？」我問着旁邊的人。

「你不識？前陳村的小牛！老賊！」

「小牛！」我驚訝地說了一聲。我記起了平時鄉人告訴我關於他的事蹟。十幾年前，小牛的父親還沒死，他的家庭是隣近十里路以內最富有的一家。小牛的父親是個樂天的老頭兒，在四十歲的時候才生了小牛。獨養子已足寶，更何況是老年所得的兒子呢？小牛從小便在富貴的生活環境裏養育着，吃得好

，穿得好，受不了一些苦，吃不了一些虧。爲了他的父母神仙似的供奉着他，便一切都由他作主，他要吃肉不敢給他吃魚，他要吃飯不敢給他吃麵。他的父母不願意他到外面受人欺侮，所以也沒教他上學，而且他們堅決地自信祖宗遺下的財產足夠三個小牛過活，不念書又有什麼要緊！小牛十五歲的時候死了父親，於是他天不怕的地不怕的胡鬧，母親也管不了他。不多久母親也去世了，於是天下似乎只有他獨尊。吃喝嫖賭，沒樣不會。不上五年，他父母以爲夠三個小牛過活的家產畢竟只被一個小牛耗盡了！就這樣，一個富家子弟便成了一個竊賊。到如今，他已經有了十年光景的賊史了！十年中，不知偷了多少人家，也不知被人家打了多少回！周圍幾十里都知道他的名字，鄉人們責罵別人時，「小牛」是常掛在嘴上的！

而今他又被捉住了，感謝得很，我竟仰識了這聞名的英雄好漢了。他那英挺的身段態度，畢竟不凡啊！

大家哄哄地罵着。然而爲了主人——被竊者——不在，大家也想不出妥當的辦法來處置他。不久，老寡婦五嫂子才帶了急迫的臉跑來，擠進人羣，舉起手來就打了小牛一個耳刮子，氣憤憤地說：「你把我一把鋤頭偷到那兒去啦？」

小牛沒響，觀衆們都互相討論起來了，有幾個後來的問五嫂子被偷了些什麼。

她說：「我正在廚下洗鍋子，聽見前面有聲響，窗柵裏我聽見一個人影挑了我的穀向外走，我連忙跑出來喊人，才把他捉住了。胆子却也不小，人都沒睡，就來偷！」

「吊起來打一頓不就完了？」有人這末說。

大家贊成。幾個好事的壯年人立刻把繩子吊在他的兩個拇指上，把他推到廳堂裏吊在樑上。拿竹竿在裸着的背上抽撻。

然而被打的連哼都不哼一聲。竿子在他身上響一下，他就罵一聲。

「媽的，賤骨頭，痛也不怕！」打的人說。

「可憐，你瞧他閉着眼苦忍着哩！」幾個女人說。

「不討饒，就只管打下去！」大家喊着！

「討饒？幹嗎我要討饒？」賊叫了！「打死不都完了！」

「好硬的口氣！做了賊不該打！」

「我過不了活，我不做賊做什麼？」

「媽的，使勁打！」

「媽的，要是我做了強盜，恐怕你們也不能這樣對付我把！」

賊俏皮地說：「我也是沒辦法才做賊啊！」

「誰叫你那位祖宗的產業化光呢？」老年人說。

「過去的事談他幹什麼！」只有這一句是帶着悽慘的哽咽的聲調說的。

「要是你找着了生活，你還會做賊嗎？」我說。

他帶着苦笑望我一眼道：「我還是做賊吧！幾年前我也想

丟賊的生活，另找生路然而結果，唉，我不願說，你可以想得

到，當一個盜賊從牢獄裏出來後的環境！我還是做賊吧，做賊

比別的痛快得多哩！」

大家都罵他賤骨頭，努力地打。

他却閉着嘴不再說話了。一直到打的人手酸後才停了打。大家都散，而他還被吊着，一直到次日天明才放他。

那一晚我沒好好的睡，我料不到在鄉下會聽到這樣好的哲學教訓。

集 場

梅煥凍

這是在一九三四年，某月的初一日。

楊泗廟前的戲場中，紅日尙未完全顯露真面目的時候，已經有圍近這廟的人們，均湊首在開始活躍着：——有的是供給者，而另外的又是合乎他們的期望，而為應求者。

毛頭跟隨他的父親，爲了缺乏耕牛的緣故，而與村人結隊地走進了這個熱鬧的廟前。他的眼睛，沒有注意到一切日常用品，及農事器具的攤子，而焦點全注集在西洋鏡，和賣藝的人羣裏，最多也不過在玩具和糖担子上一瞥罷了。他完全被引誘了，他的要求，又被肉體上的痛苦所壓抑了，只得眼望着周圍的景象，聲音都是從其他的人嘴唇上所發出的。

「柳根！你家中養了幾隻豬？怎麼又來買糠呢？」他的父親，向着迎面而來的大漢這樣的問。那個人放下糠擔，在未答話之前，一隻手已經在毛頭的腦袋上撫摩了。

「是的！養了四隻。很討厭！實在沒有法子想，一年所收的糧食，不夠吃，只多養得幾隻豬，爭點錢來供家用呵！這是你的仔麼！這大了！待我買點油餅給他吃」。大漢的手在衣袋中了，在未將手縮回原來地位的時候，已經被毛頭的父親按住

了。

「不要客氣！」

柳根聽了這句太客氣的話，算是很滿意的，因爲他雖然沒有用去半文錢，而在禮儀上毫無一點缺憾。不過毛頭的眼皮，却張開得如同挽滿了的弓一般。

「你來買什麼？」

「我想買一頭牛！」

「還有呢？」

「沒有什麼，這有甚麼買。在我小的時候，到楊泗廟來，就有這些東西賣，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餘年了，還只有這些東西賣」。兩個人的頭，已經搖了幾擺。

「是的！沒有什麼買，連幾尺粗布，都要往城裏去買。我們的錢，都被城裏的人爭去了。我們楊泗廟，沒有從前熱鬧，生意也比不上往昔。是嗎？去年六月六日，他老人家的生日，都沒有唱戲！」

毛頭迷惑了，對於這段話的要領，沒有理會到。而在他的腦中，倒起了一個回憶，覺得賭桌，比去年增加了幾倍似的。「雞啼了！快回家去吃飯！」他把糠担，放在肩頭上走了。

在 電 話 中

他（用拼命的音聲）「喂，喂，是梅莉小姐？我呀。我想請求你一件事，你一定已經明白了的。我求你和我結婚。」

她（很輕鬆地）「是，知道了，那麼明天好嗎？禮堂借什麼地方呢？唔。近旁的教堂？那很好。旅行？我想到海邊去。那麼，喂你是什麼名字啊……？」

談廣州女人 曼·茵

廣州若干女人的社會生活，就我所知的，寫一點在這裏。
賣唱的盲女

在夜的總匯裏，在輝煌的燈光所射不到的冷靜的街衢路角，我常常碰着一對一對的，戴着黑色眼鏡的盲女，打扮得花花綠綠，拉着竹弦，唱着迷人的調子，在招攬生意，碰着好運氣時，一夜中，賣幾條曲，換幾毛錢，一天的生活費便有着了，她們雖然是人類中的不幸者，沒有眼睛的廢人，但她們靠着一個歌喉，也就可勉強度生，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社會，她們不怕一切的坎坷，而不斷的摸索着，掙扎着，這至少是比一般有眼睛，吃飽飯，沒事做的闊人完人來得可敬！

據說廣州賣唱的盲女有三四百人，她們沒有受到革命政府所在地的盲人教育，她們賣唱的技藝是自己請人教授的，政府是沒有功夫去管理這班廢人的，不過她們操這種生涯，也要向市府的社會局註冊。

受了不景氣的影響，市民們的失業是一天天地嚴重起來，自然沒有閒錢去作這種消遣，她們的生意，也就無人過問，因此，她們不得不再想出一種生產工具，去兼營被狂蜂浪蝶眠花縮柳的醜業，給一般苦力工人作洩慾器，一個拉車夫，他如果有兩毛錢，便可得到一度消魂！還可找回四個銅仙。

茶樓上的歌女

說到廣州市上的茶樓，就要令人連想起南洋羣島一帶地方

的咖啡店，牠們一樣地是市民們的憩息所，談話處，茶煙起處，你可以看見每張不同的面容，各個人的苦樂的生活，一一反映在那面上；囂雜的人聲中，你又可以細辨出誰是得意，誰是失志。這兒有着掛精武帶的武裝同志，在發揮着倒甲擁乙的宏論；有陰謀家在密商着挺險的詭計；有穿着便衣的特務偵探，用着臘犬的眼光在掃射着座上的人，有挾着女同志的革命老爺，在喁喁情話；有被視作牛馬的工人眼睛發火，和胸揮拳，「丟那媽」「丟那媽」地罵着壓迫人的人；有戴眼鏡的大學生們，在討論着東宮西宮的皇后與及怎樣去討好校長教授，希圖方帽子一戴，便可成爲黨國柱石，南北要人。有年青的人們在討論着怎樣去觸摸永漢路上女人的活屁股，有中年人老年人在讀報，在嘆着世風不古，人慾橫流，民窮財盡，天子不出；有來省候官補缺的異鄉人，在作着飛黃騰達的美夢……總之，你若有一十幾個銅仙，你便可以佔了一個座位，飲一杯龍井茶，如果你有同行的人，你便可以在那裏一面喝茶一面暢談，隨便你談了幾個鐘頭，那是你的自由，老闆是決不會下逐客令的。

廣州的華麗寬敞的建築物，除了革命老爺，黨國委員的私邸外，茶樓是佔了一大部份，隨便你行到那條街，那條巷，保你可以看見聳峙幾層高的茶樓，這確是這個南國一都市的特徵，每一家茶樓都有別出心裁燦爛奪目的廣告術刻刻在引誘你的茶慾，普通茶樓的座位，分爲幾個等級，什麼「一分廳」「三分廳」「六分廳」「一角廳」，跟着顧客的身分而劃出森嚴的界限，大抵二三分廳的茗客是勞動工人；「四分廳」「六分廳」以至「一

角廳」的茗客是學生與及中等階級的人們，茗客除了飲茶之外，還有各種各式的星期美點，任你所欲，在「一角廳」上還有供人娛樂的歌女，在廳的中央搭起一個玲瓏精緻的歌台，歌女坐在當中唱曲，台下前列是音樂師的座位。鑼鼓一響，茗客們就心蕩魂飛，引長頸子，癡癡地望着那豔裝妖媚的歌女，豎起耳朵，諦聽着什麼「淚洒秋江」「香國愁緣」「情一字」「黛玉葬花詞」一類的羞人答答，動人深深的歌曲。一般富有高明手段的人，就在這時候眼波傳情，競弔膀子。這樣她們除了賣其嚙嚙鶯聲之外，肉的出賣也是她們收入的大宗。

這些歌女他們組織有一個歌伶會，會員有百幾人，她們受聘於各大茶樓，每天可賺二十幾元，生活比較正牌的妓人差勝一點。

女理髮匠

自去年以來，廣州市上勃興了許多女理髮店，這些女理髮店大都是做男士的生意，還不曉得是這地方的她們比較男的技術高明，還是別有好處，才使男人趨之若鶩！

比較聞名的理髮店有滄濱路的「珊瑚」，永漢路的「梅花」，長堤的「中山」，西濠口的「白壁」，這些女子理髮店，可惜我沒有一一去訪問過，其詳恕我不知。

記得有一次，我因兩月發誓不剪頭，後來自己一照鏡子，亂蓬蓬的頭髮，似乎覺得可憎熟甚！忽然好奇心來了！我摸着衣袋還有三毛錢，就打算要一個女人來理髮，才不辜負我的頭髮，我終於拖着唯一的一隻烏布長衫，鼓着勇氣，把一家皇宮化

的理髮店門一推，我的奇怪的眼光，向她們的臉上一掃，然後轉視着躺在椅上理髮的人，他們的眼不約而同的睜着我，似乎在說：「你這樣的人，胆敢闖入這 Gentlemen 的理髮宮」。

有人在招呼我，婀娜地：「先生，請位！」是一個少艾的女子，她給我送上一支捲烟，遂着我就高踞着一個空位！我抽起烟來！我仔細的一看，在座的儘是男顧客，八個着白色旗袍的女子，各各細心的工作着。從鏡中我覩着同座的男士們，用着不屑的神情，在吟味着我這個年青的浪人的容貌！我眉頭一蹙：難道這些女子是專供高等華人剪髮的麼！

替我剪的是一個少婦樣的身材，她的兩頰有意無意的塗上兩片櫻紅，紅得令我不敢鑒賞。剃面時，她的臉朝着我的臉，我只有把眼皮閉上，天曉得！好容易，她把我算一回事地剪好了，我給她三毛錢便向右轉，奇怪！我發覺那些先我而至的高等華人還沒有剪好。更奇怪！我瞥見一個正在剃鬚的人的口裏緊緊的吻着那個女理髮匠的一隻纖指，我故意嗽了一聲，她立刻飛紅着臉，縮回她的纖指，按上那個人的上唇一下一下的剃，而那個高等華人却還睡在春風裏一樣！啊，天曉得！這就是廣州女理髮店頓然增多的原因麼？我不得其解，大踏步地出了那藝術化皇宮化的店門。

她「聖經中有亞當夏娃的事，亞當真的愛夏娃嗎？他「當然是的。因為沒有別的對象啊。」

兩則耐人尋味的新聞 報剪公

中央醫院牙科主任韓文信大鬧財部
財部汽車夫戴根生第五次肇事傷人

看了南京中央日報三月二十七日的

『本京』新聞欄內，載着了兩則很耐人尋味的新聞：一則是大字標題的韓文信大鬧財部，一則是財部汽車夫昨撞傷兩人；這兩條新聞是偶然的接在一起，但給我們看起來倒像是有意的一——是含有某種意義似的。

現在，把第一則的新聞照錄在下面
中央醫院牙醫生

韓文信大鬧財部

日前財政部發生中央醫院牙醫生韓文信毆打該部接線生戴福壽之事，引起全體職員公憤，聯名遞呈請總統司，向韓問罪，當經該院院長劉瑞恒親到財部道歉，衆憤始得稍平，惟該部職員已擬向地方法院，對韓起訴，茲將此事詳情，述述如左：
中央醫院牙科主任韓文信，曾爲壽委員長醫治牙疾，昨日因財部某要人家中有人患牙疾，請其前往診治，韓得訊後，即致電財部對此事有所詢問，財部電話總機接線生戴福壽，在部供職已久，辦事素極謹慎，接電後以事前未有所聞，請先將機掛上，俟問明後再去電接洽，戴對此事詢問明白後，即致電韓醫生，韓接電後，戴首問「你是否韓文信醫生」不意韓當即勃然大怒。謂「你是什麼東西，敢

直呼我的名字。」連呼混蛋，大罵不已，少停韓復打電話至財部總機，問接線生係何姓名，問明後再罵混蛋，掛上電機怒氣冲天，驅汽車至財部，訪總務司長許建屏，問電話總機在何處，許以爲有事接洽，遂飭役導其前往，韓至總機處連聲問何人姓戴，戴起立說我姓戴，韓立即趨前，連批其煩，并大聲叫罵「你竟敢直呼我的名字，我告訴你們部長，非撤你的差不可。」經衆拉勸，始悻悻而去，財部全體職員，聞悉此事，大爲不平，即集議向總務司遞呈，請與中央醫院理論，要求開除此橫蠻無理之醫生，並向戴正式道歉，同時準備向地方法院，訴韓以毆打及妨害公務之罪，現已聘請律師進行一切，此一場醫生毆打公務員之趣劇，正不知何日可了也。

又訊，該院院長劉瑞恒，聞悉此事，對韓橫蠻毆人，表示不滿，且以韓近時診病屢次開罪病人，已將韓記過一次示懲云。

讀了這一則新聞，使我們對於韓醫生的『大勇精神』表示驚畏！那麼高級的衙門的財政部尚敢於大鬧特鬧，則其平時『診病屢次開罪』〔開罪〕二字犯語病。病人』自不用說了。

假如我們的頭腦並不遲鈍，那我們對於韓醫生的『大無畏』行爲必要發生一個推想：韓醫生究竟是倚仗誰的力量敢於這樣蠻橫？因爲沒有強有力的『靠山』，那小小的一個牙科主任算得什麼，胆敢大鬧着財政部！還不許人叫他做

『韓文信醫生』！這個推想在我們不知道內幕情形的小民看來，自然是得不到準確的答案來的。

但是我讀了這一則新聞，有一點使我奇怪的，是何以在敘事的當中突然攙入了『曾爲蔣委員長醫治牙疾』的這一句。論事實，和韓醫生的大鬧財政部絲毫無關；而韓醫生也不只治過蔣委員長一人，却何以單獨舉起來說？論文法，這一句話和上下文都沒有聯絡，簡直是懸掛在空中飄搖着！但是我閉目細想一下子，却恍然大悟了，不禁連稱妙文！原來所有的事實都是枝葉，這一句話却是根本；枝葉是由根本上生長出來的！至於在文法上，却和上下文暗通關節，更是妙不可言！

難怪社會上的強蠻人那麼多；因爲凡是和要人有關係的都懂得非橫行於天下不可！

接着這條新聞的便是那則財部汽車夫昨撞傷兩人的新聞了。好像財部接線生吃了虧，而汽車來報復。現在，把這條新聞也轉錄在下面：

財部汽車夫

昨撞傷兩人

財部汽車夫戴根生，昨日下午八時半，駕空車於中山路，自東面西開，經過大行宮時，因行駛過速，致將兩黃包車撞倒，車上乘客，當即倒翻而出，幸未受傷，兩車夫均被猛撞受重傷，即由第一警察局警士，將肇事車夫帶局候訊，受傷之黃包車夫，送光申醫院治療，據聞肇事車夫戴根生，因開車不慎闖禍，已為第五次矣。

我們讀了這一則新聞：也許會發生了這麼一個假設：如果汽車夫戴根生駛的不是「財政部」的汽車，那決不會有第五次肇事的不幸事件發生！也許，頂多就肇了一次事；因為他在第一次嘗到苦頭以後就自然知道謹慎了。但他終於是財政部的汽車夫，料想肇了事是並沒有嘗到苦頭的那麼一回事的，於是一次，兩次，以至於第五次！以前四次的肇事情形如何不得而知，這第五次肇事是把黃包車上兩個倒翻的乘客「倒翻而出」，同時兩個黃包車夫均被猛撞受重傷。戴根生這次的肇事是否要嘗到苦頭了，這個自有主宰者在，我們不敢過問和妄言。只可恨我那善忘的不中用的腦，偏要管那些無關於本身的事！我讀了

這一般新聞之後，腦海裏不禁思潮起伏，又發生了這麼的一個推想：預料戴根生必有人出了片子替他說話，那兩個冤桶的黃包車夫却沒有人替他們伸冤！又把這項新聞和前則新聞對照起來，多事的腦又萌生了這麼一個假定的推想：假如給韓醫生批類的戴福壽是一個洋車夫，那老戴只好忍氣吞聲，鼠竄而逃，自然說不到道歉和打官司上去！再假如這撞傷的黃包車夫是有着戴福壽的這點小地位，也自然有人替他出面叫屈或打官司的！又假如肇事的汽車是商營的，兩輛黃包車是財政部某某要人的自用車，黃包車上給「倒翻而出」的兩個人正是財政部的某某要人，那這個商營的汽車夫可就要嘗到大大的苦頭了！……

我們知道古來有狐假虎威，閻王易見，小鬼難當等話，難道這些擅作威福的都是狐鼠小鬼嗎？現在青天白日世界，還有此種醜類，真是越想越奇怪迷離，我可不再寫下去了！

二十三，三，二十七於首都

兵士的幽默

一個兵士向長官請假，說家中妻房生產要他回去幫忙，長官回答道：「哈，很好，你的妻上次曾對我說，叫我不放你出去。」

兵士說：「哈哈，我們這裏有二個說謊的人了，我是還不會娶妻的。」

春光一刻三銅元

春光豔麗的好天氣，關在教室中做算術不是有趣的。

先生「張玉堂，你的答數不對，還不能出去玩的。」玉堂「先生，那麼要加多少我可以出去玩了呢？」先生「這答數還差三個銅枚，你再算一遍看！」這時，玉堂急急伸手到衣袋中去摸出了三個銅板來，

「那麼，先生，這是差的三個銅板，我今天很忙，所以用現錢來付了這答數上所缺的數目吧。」

什麼話

綽號叫馬的先生（自己並不知道的）「比方說路上看見有虐待馬的，在打着馬，我去阻止了。我的這一種行為，叫什麼？」

學生（一齊說）「這是友愛，兄弟之愛的發現。」



××影片公司徵求基本演員章程

緣起

恥矣吾國實業之不振也試觀吾國許多民脂民膏每年被他國銀幕界所吸引者其矣嗚呼鷹麟虎視之秋干戈擾攘之際利權之外溢實亡國之先聲可不懼哉而本國所出影片擠擠與他國並駕齊驅者寥寥是吾國影業命運之垂危實吾國人民所痛惜者也

國片之不良銀幕之偉大鄙人時刻未敢忘懷者也是鄙人鼓着勇氣奮志創辦華南影片公司所希盼者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喚同胞如睡獅之猛醒以濟萬一而增吾祖國之光榮以為銀幕界之晨鐘將國家地位之富強本國藝術精粹之發揚方不負吾國同胞之期望也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有毅力者成否是者敗乃不移之理也是鄙人不惜犧牲一切組此公司但孤木難成林故希凡有志於發奮國光而啓民智者揚帆而來同舟共濟以拯國家於富強之途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救國片於危艱之際方不負吾國同胞挽回利權之期望也

×××謹識

第一條（定名） 本公司徵求銀幕之光榮振興我國南中之影業

故定名為××影片公司

第二條（宗旨） 本公司注重於銀幕藝術提倡有價值高尚之國

片實行真美善之電影目的爭回吾國固有文化

之光戰勝舶來品之前進挽回利權之希為宗旨（下略）

發售 預約

五月十五日截止 同時出版

外埠寬放十日郵費為憑

預約特價一元正

（寄遞如需掛號）
（另加大洋壹角）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中國潔白連史紙印 分訂上下二冊

三女 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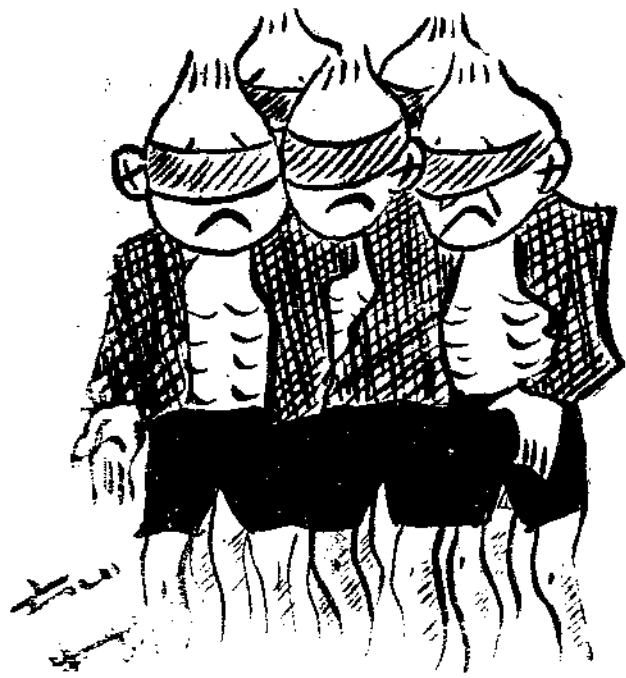
章克標著

文壇登龍術自出版問世已來，
謬承各界不棄，予以熱烈之歡迎，
譽揚與貶，抑嘵嘵衆口，此實因該
書確能抉摘文壇祕事之精英，道出
揚名之祕訣，成功之捷徑，轟動一
時，非無故也。茲因再版早經售罄
，致後來者均不能購得，實有負愛
好諸君之雅意；茲特商得著者同意
，印行三版一次，以副渴望一讀該
書諸君之高誼，此次用潔白中國連
史紙精印，分釘上下二冊，仍照初
版依中國古式裝訂，極清雅可愛，
愛讀奇文之士以及欲明瞭登文壇之
妙法者，不可不亟來預約也。

綠楊堂謹識

第一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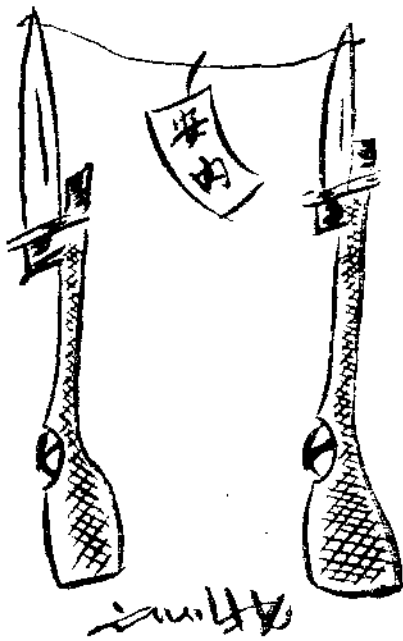
上海平涼路三三三號
電話五三〇三號



識字運動



者動勞的產生



維持序秩

守時刻

摩登不奇譚
余忘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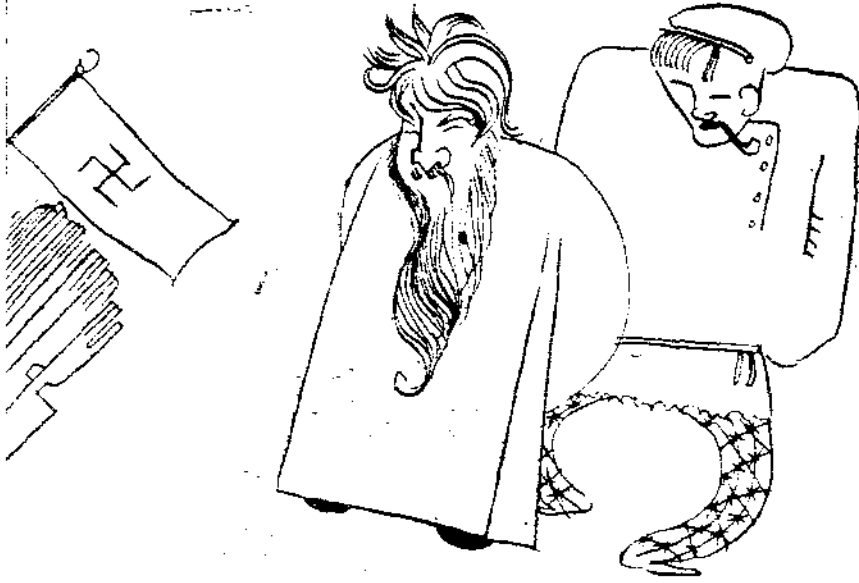


國貨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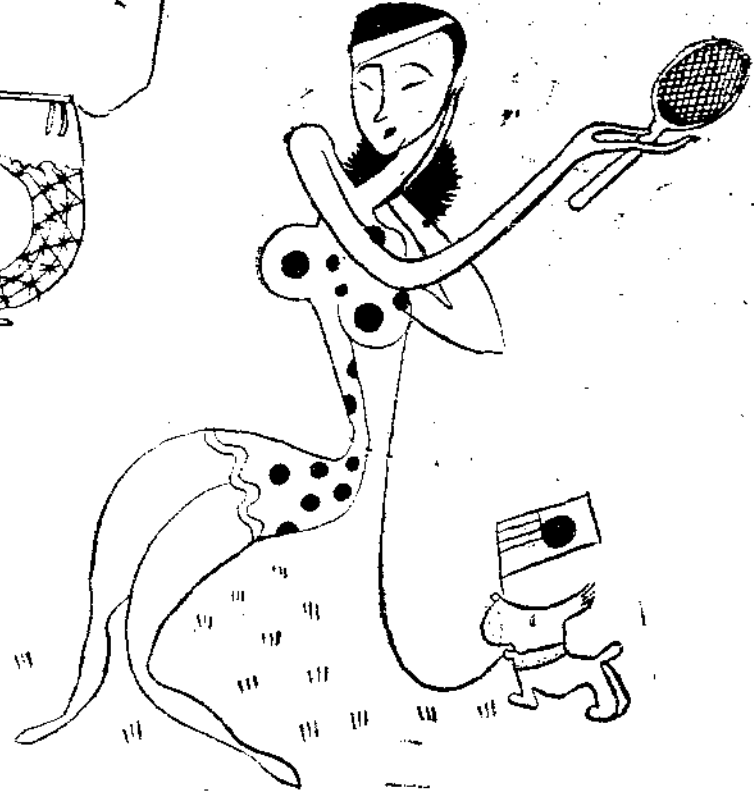


十月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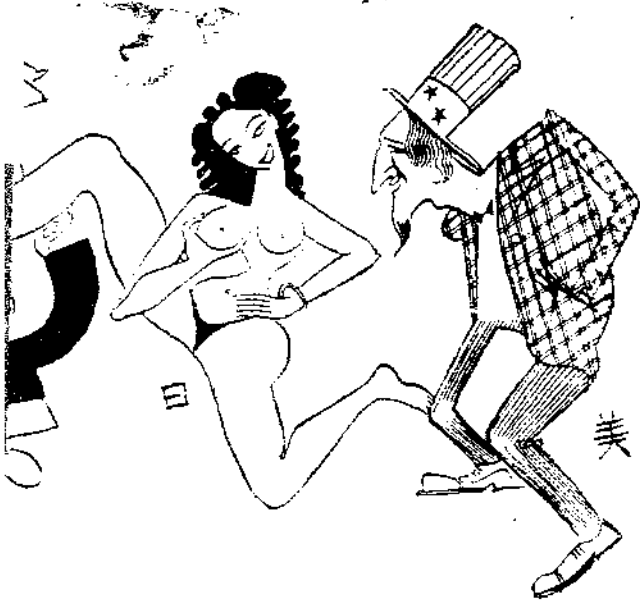
陳靜生作



○德制英聯強主・法方縮軍拒法



○場跑園子會開，動東于加國滿一愛日
「狗」明議桌開會運遠盟一洲俄大摺



○哉乎云善親，勢形新洋平太

○自族行一「運生倡一就登題神孫為遺總用會神鎮西無
由的民實，動活新提，口摩樟，前像理孫，賽迎樽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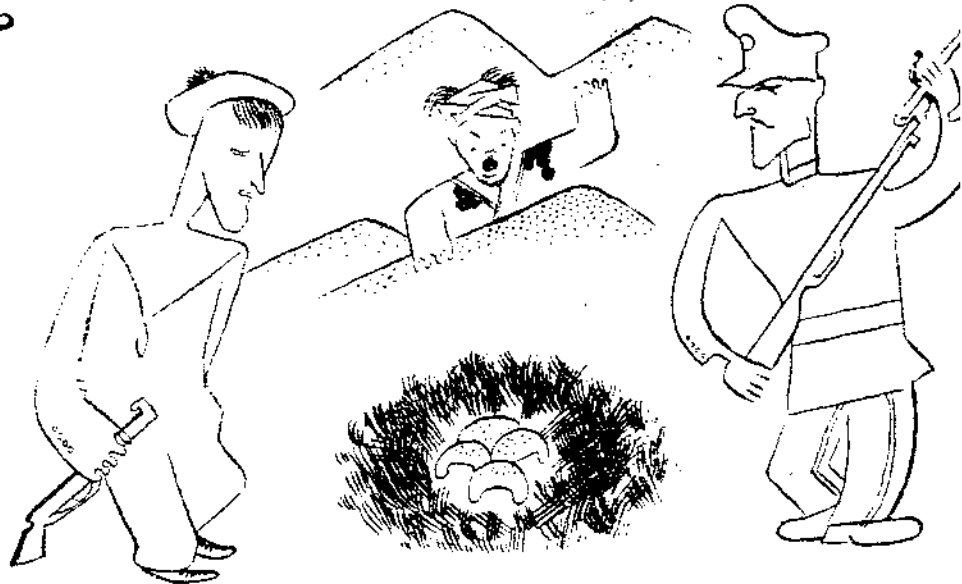


天七法修會民利災患為粵抵國克呼那諾佛活康四





○ 從形俄佔法暮不已班絕彈，餘五死次歷抗英電衝，開洪：警侵英
緊勢哈領兵，保朝洪；盡我人十傷，三戰兵與急騰火確班告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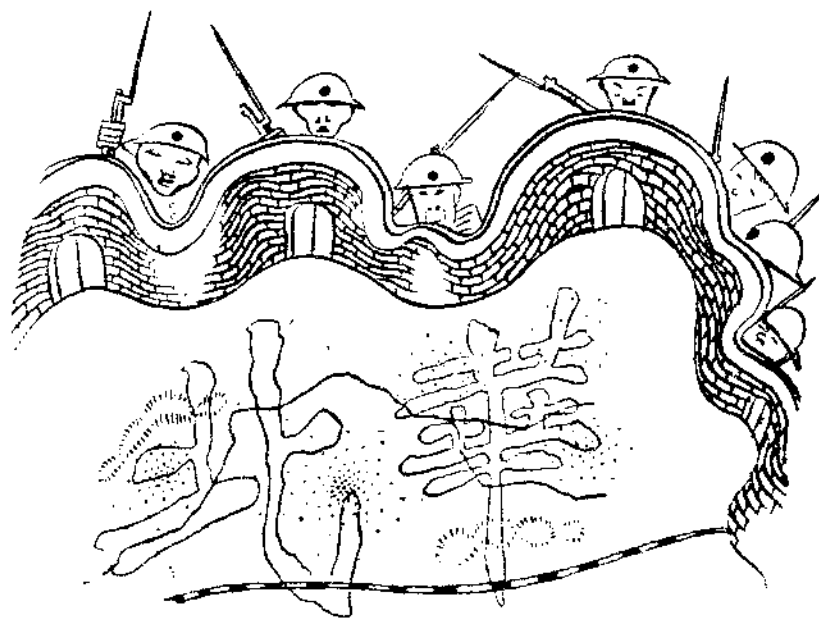
非洲東北部之黑人
國，亞比西呢亞王
族，欲娶日婦候補
皇妃，已定為黑田
子爵二女雅子女士
，此政策與川島芳
子嫁蒙王同工異曲
，因好事多磨，美
人計功敗垂成，日
稱意國暗中阻止此
好事。



○ 熟成讓聯國人俄蘇，勢形洲歐



聞北公共汽車，武
裝同志無要乘車與
汽車員司大起糾紛
，三職員受重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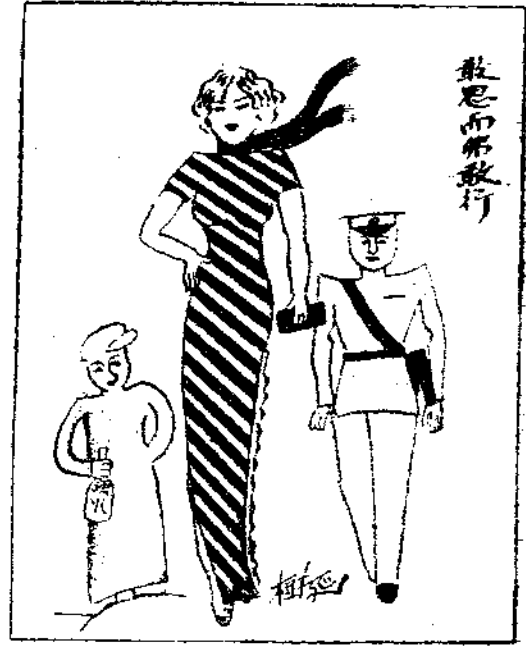


！天家是北之今請呼，勝速日檢軍加站援北
下之誰竟舉日看！鳴碑戰軍關，日增各密



四維張呢不張？

宜文傑作



敢怒而不敢行

社會現象
扶別

花瓶 註曰花者女人也，瓶者
男人也，水者金錢也 亞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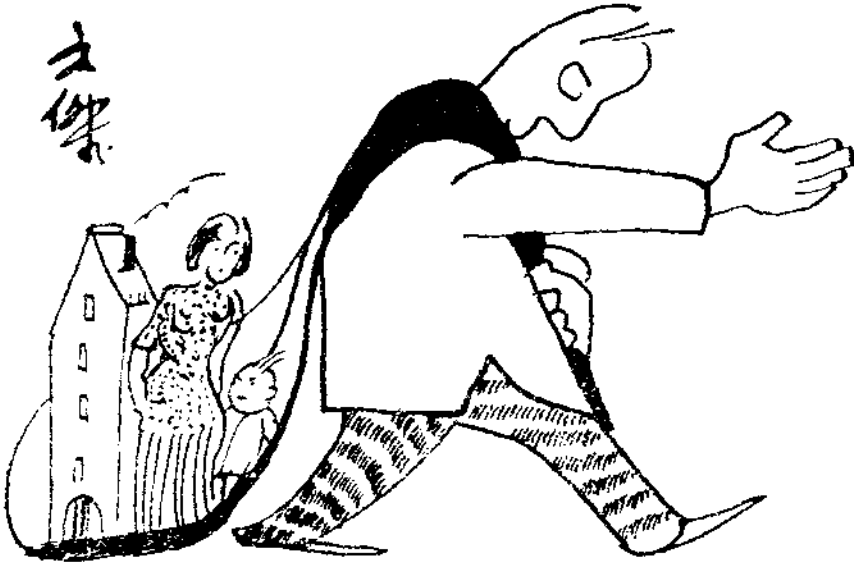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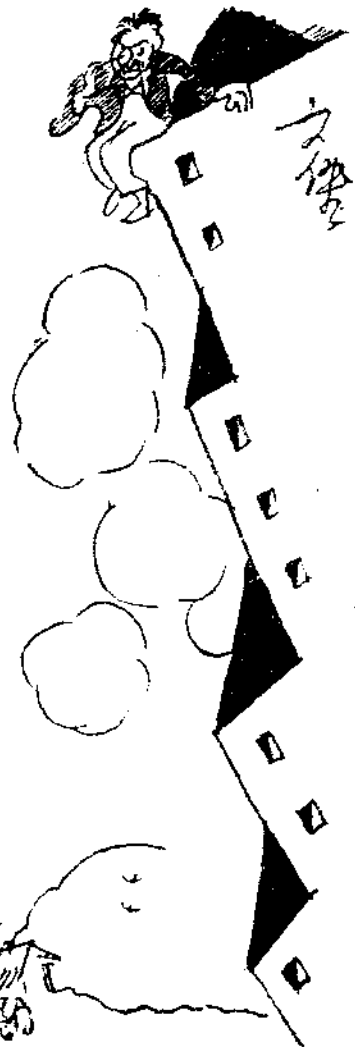
所謂花瓶

作樹延金

踏踏之團壞破登摩

登洋房而小鄉村

文傑作



作傑文

担負的子男個一

春在杭州

黃子勻

讓說農村經濟已破了產，都市商業蕭條，國難緊接的時候。你看杭州不是依舊如往年般成軍結隊的村婦羈民一批批的來一批批的去？上海是依舊的開着專車，拖送杭州來拖出杭州去？要人吳稚暉等今年又正不是特地組織什麼遊覽團？總之，農村的經濟任他破得體無完膚，都市商業任他繁榮得上了排門，國難任他緊張得敵兵進京，這些都無關。春在杭州是永遠享受了的。

杭州之所以得天獨厚者也不是偶然的僥倖之事。他的歷史性以及他獨佔特殊地位等等我們姑且不論，我們單從目前他所經營的苦心說說。

才成的靈隱大殿，將成的照慶寺大殿，趕造的靜慈大殿，這都是杭州最著名而範圍也最大的寺院。還有許多比較再小點的寺院也何嘗不是苦心的在經營着。可惜我不能替他作一個估計，但是其數亦不會不在百萬元以上吧。在國難方殷經濟恐慌的年頭而杭州的和尙不惜麥克麥克錢爲杭州的春經營這偉大雄壯的水門汀寺院

春

忍之

明媚的春光，引誘得人們的靈魂出了牆梢。啊！春天到了，溫柔的春色佈滿了大地，迷人的春色麻醉了不少的靈魂；緩緩的微風吹醒了人們的神智，多麼可愛的春日；多麼感人的天氣。

幾日來的黃梅細雨，不停的只是向開放着的花上吹打，促成了她早期的開放，絕不是狂風暴雨摧殘了姣豔多姿的弱柳，微雨對於春日的花絕不是一種打擊，給予她的恰是大旱時的雲霓，恰似施給人類的甘露。却是這雨苦悶了不少的人，焦急了多少青年的心，微雨阻止了他們的行蹤，隔絕了他們的約會，更令人煩悶的是他們預約的郊外旅行，甜蜜的攜手偕行，在這一年的一度的春光明媚的陽光裏，這是多麼令人掃興的一件事呢！紛紛的微雨。

「清明要明，穀雨要雨。」這是兩句俗話，天老爺是很清楚知道這點的，在清平的世界絕不會有逆天而行的事。何況這逆天行事對於青年們是一個絕大的打擊呢！

清明是晴了，雖然是雨後初晴空氣裏含着不少水分，都是于人類總是一個好的預兆，總算是好的賜予。清明節是春假的開始，是學校裏規定

在春天裏給你們一個遊玩的機會，是讓你們去飽享春色。

清明節是掃墓的節氣，這是未死的子孫視察已死的先人的一個春祭的日期。記得幼小的時候，白日同着兄弟們在草地上放風箏，黃色的菜花開滿了大小的菜園，在青草菌生的草叢裏夾着幾支紫色的胭脂花，一切又綠又嫩，含着豐富的滋養與水分。綠得可愛的麥田裏，有時也夾得有一兩支鮮豔的花，有時也抽出幾枝早出梢的穗子，白晝的時光大都是消耗在這裏面。夜晚伴着妹妹在燈下用各色的花紙紮出極多的花樣來，準備着掃墓時用，這在那兒俗稱清明吊紙，以自製奇特的驚人，大家閨秀的少女，在春天時都在鈞心鬥角的幹這把戲。

花是一樣的在開放着，春天一樣是幾年前的春天，都是在許多人心目中雖然沒有大的變動，在飄泊異地孤寂的我，想到了過去的春天，的確有些令人耐於尋味。郊外的風景一樣令人可愛，牛在草地上自在的吃着野草，身上貼滿着泥土。豬在墳墓中間跑出跑入，有時在簇滿着污水的泥團裏打滾，濺得濁水向四面飛散。

在墳堆中出沒的人都是掃墓的家屬，都是沒死的孝子賢孫。老的攜着幼小的子孫，指點解釋

，其苦心誰不敬仰之！

灰泥建築的保叔塔，重修岳王廟，濬浚西湖，整理西湖風景區域，整頓杭州市容，標準鐘下面的廣告特地拆掉換上文化標語，（其事雖小，而用意甚大，因為杭州為中外人士所瞻仰之地。）又如最近擬開跑馬廳以繁榮杭州市等等，此乃是政府及海上聞人於這國難方殷經濟恐慌的年頭而特為杭州的春所苦心經營的大事，誰敢不敬仰之！

我們雖然看得去年廢歷歷關上排門迄今尚未開過門的店還有不少，但是新近開出的旅館飯店汽車行等等也足鉅相抵有餘了。我不禁為這社會畸形的發展擔憂！

本來這樸素的西子湖，可是現在却受了人的嬌養而更顯現得她妖嬈的摩登了。一年四季的輪盤已滾在春的時序上了，這時六橋上已綠了肩柳紅了層桃，挺秀的山，秋波的湖，都陪襯這西子的誘人。但是真的西子湖却已被這一年一度的熱鬧帶走得愈遠了。我不禁為這自然的湖山嘆息！

京滬軍中

麥影

這是誰的墳，他在生前做過了什麼事件，在講述中表現出悲嘆的色彩。

男男女女都在向墳墓中間鑽，似乎在這裏面有不少新奇的東西等待他們去觀看；有不少驚人的事件等他們去鑑賞。掃墓的人在墳墓中出沒，閒遊的人也在這裏面出沒，蠢的，俏的，綠的，紅的，老的，少的，肥的，瘦的，男的，女的，大的，少的。談着講着，慢慢的逛着，除了一些貪看春色的人們，跑到郊外來尋找春色外，一切都是掃墓的人。

春假中是多麼可愛的日子，是多麼迷人的天氣。對於萬物是多麼好的一個節氣，對於人類是多麼好的賞賜，對於不知不識的混着的人們該是多麼好的一個時期。啊！迷人醉人的春天呀！

春假又過去了，在我的生命又減少一趟可愛的春天的到臨。你給與我的本來是太有限，並不是願意辜負你的盛意。你如同夏日的暴雨，浸濕了所有的土地，但是在小小的一片樹葉蔽蓋之下地面是蔽過了你的鋒威，是躲過了你的銳視。這雖然是沒有人注意到的一片淨土，沒有得着你的賞賜，沒有貼着你的思惠，都是他自然的在這裏支持着，自然的在這裏生存着，雖然沒有春天的賜予，得着了種子，在這片土地裏也許可以開出

繁盛的鮮花，引誘着採花的蜜蜂兒，驚動了貪得無厭的人們。 二三，四，九。

從香港到上海

何毅

一個婦人

起初遠離家鄉，很不明白會遭遇什麼，會如何困苦；漸漸的在途上就得認識起來，而後才會覺得了一切會使人悲哀。也就會使人瞭解了慈母別時的痛苦。想再看看家鄉的景色時，也就仰面祇見白雲飄過山頭了，坐在船中，在轉瞬，又祇得看白茫茫一片海水。周圍又盡是些陌生人，更不可多想下去。

不過，往往又會得着些人，憐憫的或同自己一樣而表同情的，當時給一點安慰。就以我在船上來說。我的周圍住着一個老者，一個婦人，和兩個青年；大家都很注意我，原因是我是個遠鄉人。遠鄉人談句話都會使人發笑。雖然那兩個青年不多談話，——大概是年歲比我大點的原故，出門久了，沈默着向我笑着；可是那老者驚異的就問起來：

「到什麼地方？上海？」

「是。」我很覺喜歡，猶如父親常離別後的談起。

農村破產的聲浪，是到處都可聽到了，我家也遭了這樣的痛苦。苛捐雜稅下想靠種田來過生活，一年的危險一年，不但混不到衣食飽暖，反要使你虧本得連飯也吃不起來。

家裏供給我讀書的費用，也一年的困難一年，我不忍家中斷炊來供給我讀書。即使讀出來，沒有雜費的話，連二三十塊錢一個的事也難找。到不如到首都親戚那兒找個位置，既免精神上受罪讀書的痛苦，又可幫助幫助家裏。

便在一個春寒晴料的早晨向首都進發，我見了他，他說替我找找，我隔了兩三天便去探探消息這樣足足的等了一個月。他終苦着臉兒的說，找一個小小的事情，在早兩年雖說難，但還沒有難到這樣，我眞的想不辦法了，我想我還是借些錢給你讀書再講，有機會再寫信給你吧。

我拿着他借給我的五十元，心想今年有是有了，明年呢？學校又上了快一個月的課，總覺得找個事做才是持久之策，便想到上海還有些有事的朋友，去找他們罷，便又匆匆的向上海進行。

我坐的是四等車，人是擠

「幾歲了？」

「十八歲。」

大家望着我。旁邊的那婦人，聽我的談話後，比老者驚異的憐憫的，慈母般的告戒：

「路上當心啊！這種世道，你們年青人不清楚……唉……」

爲我嘆氣，覺得我不該離家，就要離家，也當覓人看管護送。實在，她是我底慈母了，同我底母親口氣一樣，神情一樣，完全我當尊敬的。

「去做什麼？……有親戚沒有在上海？」她問着，縷着眉。

「做什麼還不定，大約祇好讀書。親戚到沒有，有熟人。」我非常老實的告訴她，覺得應該如此。

隨時她都照管我，告戒，常對我說上海流氓如何凶，船上的扒手如何多，樣樣都替我注意到。我覺得她實在好了，這種婦人不多得，何況我又處於遠離家鄉的途上。她實比那兩個不講話的年青人好，比那老者也好，比一切人們都好！不想會遇着了這樣一個婦人。

第一天過去了，次日的早晨，我頭還有些昏，雖然昨晚睡過一覺；想趕快的起早點出艙外走走。婦人早已起來了，在整理着東西，看來又像

在沈思着想什麼。我起來了，整理我底一切，忽然我發現了我昨夜失去了一隻水筆。怎麼樣對，那是一隻長久用着的好寫的水筆啊！如何會打失？昨夜還明明記得是把這筆好好的放了在衣袋。

筆是不能再覓得了。婦人又在說着「她曾告訴我過路上要當心。」……我明白了這婦人，明白了這失去東西的事的發生，當我在聽她說話告戒我的這時，兩個青年又望着我笑的這時，明白了，在那兩個青年的默默的笑中。我已了解了他們的笑，知道默默的用意。我並不感覺悲哀，我也起了他倆一樣的笑，笑着，笑着。

笑着我的過去。

運私貨的

天氣冷，大家把被窩拉開，睡了，蓋了起來；可是總覺不對，由四面伸手拉，拉，想把身體用被包裹起來，很緊的不通一點冷空氣進去。但是，總覺不行，祇得再好不有的昏昏睡去。靜靜的，誰也不想出點聲氣；祇聽得海水打在船上（拱動）的聲音。

在我，聽得的聲音，還常常以爲離家時慈母的話，朋友的鼓勵，一樣的在耳邊。別的心頭難過的人，有把水波蕩着的船以爲牢獄了；水搖着一個牢獄，犯人那天才能解放……

得連站牌的地方也沒有。真不
屑極了，三等車却那般的空着
，同車的勞動者為最多，他們
多是帶些大包袱，被包，火油
箱……中飯是預先帶好的饅首
，車子一停下來，那股人氣和
尿騷要悶得你頭發暈。

我這樣悶悶坐着，報也看
完了，覺得真無聊，便去留心
車中人的談話，我在這些談話
之中，知道都是找事的多，坐
在我對面的三個，其中有兩個
也是到上海去找事的。

在他們向我借茶的時候，
我便和他們認識談起話來，他
們都是江甯人，一個是在無錫
已找着事了，其餘兩個，一個
是裁縫，另一個是他的朋友，
是剛剛拋棄了農村工作到城市
去找事的。

我便問他鄉裏農民的生活
，他說，男的，女的，都情願
在城市裏幫人，不願耕種了，
因為種田現在不但養不起自己
，還要餓死哪，三畝田才收一
罐穀（註，一罐五十斤）一罐
穀不過賣一元，而官廳每畝田
却要征一元的稅，你說，這樣
誰願耕田呢？怎能叫農村不破
產呢？

現在，我們政府開
幾個大工廠來收容我們和這般

有個人常常起來看看窗外，在計算，在躊躇
，慢慢的睡了，忽然又很急忙的起來，走到窗
前。一會有人說到汕頭了，那人就趕快跑出了船艙
，驚惶的等在門口。人們喊着要「檢察」了，很亂
，空氣緊張起來。那個人就在那時，帶着兩個婦
人進來，打開牀下的箱子，慌忙的，兩個婦人把
東西向懷裏裝，想一時間多生幾隻手，但是不行
，慌着，聽得外面在喊「檢察」，臉色漸漸變了灰
白。

兩個婦人懷孕的跑出去了，那樣子像快要分
娩，一身都感覺着痛苦，然而還勉強掙扎着跑。
先驚惶的那個人到已安靜的坐了下來，不過還呼
吸得急促。大家望着他不想說什麼，認得他是個
運私貨的罪犯罷了，祇默默的笑着。

檢察員們鬧着來了，一個婦人在外面哭了，
艙內人聲噪雜起來了，一個青年說：

「婦人怕養兒子了！」

「那婆娘怕生人，真膽大……」茶房也在旁
邊說。

「這也可憐，如今這點稅又重，有些貨又還
不得通行，貨又不是犯禁的害人的！」我旁邊的
老者說着，一面看看才買來的報。大家又向他注
意。

「實在是……」一個青年讚同的表示。

艙裏有的在笑着先前婦人的那個樣子，聽見
婦人在外面哭，更覺好笑起來。那個向婦人懷中
裝東西的人，祇得又躲在人叢中走了出去探望。
哭的人傷心，笑的人像更痛快。

船上充滿了笑聲哭聲。笑更大的聲，哭更傷
心的聲……船停了時，我已明白了人間的
哭與笑。

異鄉人

飯後。賣書的來喊着了，「啼笑姻緣」，「兩
性之間」，「上海指南」，……真賣得，大概很
合口味。我到一本也不看，等那些覺得翅膀一生
，變蝴蝶，成鴛鴦，在被窠裏夢着春的到來。我
走出船艙，覺得外面的空氣還新鮮得可以，雖然
冷風是吹着。

門口，一大羣人立在那裏，準備搶那艙中抬
出來的剩飯，年青的，老年的，臉色盡都青黃，
戴着各式的漂亮人們棄了過的帽子，衣服全破舊
的了。有的抖着手。剩飯一出來，大家擠着搶。
做了老實人就沒有飯吃。他們到上海去罷？無家
的了；實在無家的漂泊者了。

我走過船的這一面來，一角祇睡得一個人的
地方，睡着個將要死了的老者，是口出白沫，眼

失業的工人，唉！真的，我這
次想找個小工做，還不知怎樣
呀！

我祇有同情他，我更想到
我自己不是和他一樣的痛苦嗎
，到上海還不知怎樣，

這時，九點多鐘的樣子，
車已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上
海，我們下車大家說了聲再會
，便別了。

於是我走上十字街頭。

晉江新生活 運動大會紀

梓

第

四月十日是晉江舉行新
活運動大會的一天，上午的大
會，師長，縣長，黨委員……
等，都口口聲聲訓令人民要有
禮義廉恥，才會拯救國家，復
興民族，我却也到會受過這批
大人先生們的訓話和叮囑——
禮義廉恥！呵！我要牢記着
，還是把這四維刊製個徽章來
掛在衣袋上罷？不然我這健忘
的東西，不久却會忘記得乾乾
淨淨了。

幾個鐘頭的大會算是開畢
了；街路上也添加了不少身價
高貴的委員，局長，會長等等
在做清道夫了，哈！這真是干

見不能呻吟了；大概是害老病？抑或飢餓很了？
冷很了？人們都不有談着，祇聽見說：「這是不
能救了。」

「唉，是不能救了！」一個又高聲的這樣說，
嘆着這老者的可憐，祇好還是走了過去。

「那裏的呀？沒有兒子？同鄉？……」

老者不久死去了，立刻別人給他背上重物沈
下了海去。

天台散記

君枝

住天台凡四十日。此四十日中，不無可記之
處，因作天台散記。

少說空話，就此正文上場。

一 一路嚇得來

天台居浙江之東部，四面環山，交通極感不
便。我初從甯波動身，先乘船到海門，再乘船到
臨海。由臨海到天台，雖有小船可坐，但至少須
一日一夜，不如改陸行坐轎，一天可以到達。一
路崇山峻嶺，村煙很少，真是嚇得極來。因為我
曾聽人說過，山中不無有宵小之徒，攔路索錢。
但幸喜我去的那天，竟沒有他們蹤影，所以很平
安的到了天台。但雖說沒有，一路總還是嚇得來
的。（此段雖與正文無關，但也可為遊天台的人

們，放一個心。）

二 女人「蠻好相」

住在上海看慣了女人的我，一到天台，當然
先要看他們的女人。天台的女人，似乎正如天台
人所說「蠻好相」。蠻好相者，很好看也。至如何
好看，可作一首歪詩如下：

背拖辮子二尺長，

額上劉海燕尾樣，

紅襖綠褲最摩登，

底下露雙小麻雀。（雀讀如張）

這是摩登女郎的裝扮法。至於年老的，那似乎無
需我來描寫了。

三 城廂一瞥

到了天台，當然先遊城廂。那熱鬧是東大路
到西大路。什麼店鋪都有，只是沒有洗澡堂，影
戲院，和花花公子白相的簪子。天台人很聰明，
毛坑雖在家裏，却在馬路旁邊開了一個小門，由
那裏可以掏出糞來。弄得自己不臭，人家都聞到
他們的木犀香。空曠的地方，都是有墳墓，新的
夾老的，排列得像碼頭上的棉花包一樣。我想一
到夏天，怕也有特種的滋味罷！（城廂大略如此
，別無可記。）

四 兩種「風味」

古來所僅見的委員清道夫，局長清道夫會長清道夫……因為做事要以身作則，所以什麼鼎鼎大名的清道夫都滿佈了晉江市，老百姓們都驚訝詫異地互相評語着。物以罕為貴；事以稀為奇。老百姓真幸福，居然僱了這麼多大人物在打掃門庭的垃圾，真是所謂尊卑顛倒，太阿倒持了。

當局下個很嚴肅的命令，要晉江各界在這（四月十日）晚上舉行提燈遊行大會，熱烈地把禮義廉恥，鬧熱進行一下。於是我却也不甘錯過了這千載難逢的眼福，遂偕諸姊妹們前往參觀。到會者計九十餘團體，人數約在五千人之譜，市民觀衆亦約在數萬人，七時許出發提燈遊行，一時燈燭輝煌，街衢巷里顯成半夜之白晝，中西各樂悠揚喧奏，爆竹震放，有如百萬串斷線落地之連珠，萬人空巷，鬧得水洩不通，真猶如蓬萊樓閣。是晚提燈遊行之盛景，在此福建第三大市鎮的晉江，是亦可謂空前僅見之隆盛了。

但是被強迫提燈遊行的本市（晉江）某學校，她所提的燈可很使人尋味，雄偉的一尊大燈燈身却寫着新生活，三

這風味不是滋味。那是我到天台還是舊歷正月，正是他們最熱鬧的時候。第一種風味是元宵夜，那夜家家祠堂都開了門，祭祖祀宗。那時你如去玩，可以看到天台色色樣樣的男女。據說這一個季節，正如日本人之櫻花節然，男女都很瘋狂。你如聰明，可以嘗到其中不少風味。第二種是舊歷二月初九日，那是城隍大帝的誕辰，滿街上都張幕點燈。一條街上，好像人家出大喪的一樣。（恕我出言不正，譬喻欠當。）那時男男女女也是逛的熱鬧，彼此不分授受。除了這兩個季節以外，天台人大多男管男，女管女。莫說我小子太文明，要亦是天台人風味之難嘗也。

五 三處名勝

雖然住天台四十日，名勝却只跑過三處。原因是名勝生得太散漫，我不會跑路，實在不想多看。這三處也算頂括括了。那一處是國清寺，是隋唐古刹。却是到了現在，寺已重建，一些古也沒有了。所謂名士如寒山，拾得，現在一些也沒有遺跡。裏面住的還是一些禿髮的頭陀，他們希望你到裏面去做功德，却不歡迎我們窮小子去遊所謂名山。

第二處是赤城山，有岩赤如霞，故名。有許多大小的洞，依洞造着佛殿。這也沒有可觀。却

有一處，是曾經一個青年的寡婦住過的，據說住過三十多年，永未下山。他自己一手挖泥，替他丈夫做墳。又自己一手挖泥，做了一座灶和一座床。那被挖的地方，便成功了一個小小的池。這真使人憑弔，徘徊之不忍去。紅顏何多薄命，但她又何必如此多情呢？真是令人懷疑。

那第三處是清溪。清溪一彎，兩旁都栽楊柳。柳下可以散步，可以坐談。這名勝確幽得可雅。只是在我俗眼看來，雅則雅矣，何奈形單影隻，總不無使人掃興之處。比之上海之顧家花園或極而非司花園，景緻雖同，可是竟有望塵莫及之嘆。

六 一餐夜飯

多承朋友好意，請我一餐夜飯。那是請客，小菜當然特別豐盈。只是天台地瘠民苦，又是與海隔絕較遠地方。所以小菜雖說豐盈，實際在我們住慣海濱的人看了，平平常常。然這不是我出天台人的整脚，也足見天台人生活狀況之一斑耳。所謂平常，便是河裏的鯽魚，他們也當做上菜。清菜肉絲湯，也算上菜之一。否則如在上海，鯽魚至少要掉醋溜全黃魚，肉絲湯也應當掉一碗十景海味湯。（這話似乎我太貪嘴，就此帶住不再多說。）

個字；巍巍高聳的一顆大炸彈燈，則猶顯着（禮義廉恥四個黑越寸方字；於是我適憶着當國變時，十九路軍所惹引到福建贛晉江市來的（鐵鳥），牠所誕降下來的五十磅大鐵蛋，原來就是滿儲藏着（禮義廉恥）而到福建來提倡新生活運動之壯舉。於是我才恍然大悟新生活運動之幽默涵義。

一九三四，四，十二，於福建晉江。

西周之春

謝祖家

西周村，靜悄悄。

山，溪水，田野，樹木，茅舍，塔，伽藍，野花兒輕盈的展笑。

季節是醉人的春天，雄狗兒跟着雌狗兒在草場上打滾。陽光暖洋洋地，照着開遍了油菜花黃得看不見雜色的田畝，風是溫柔的，夾着花香鑽進遊客的鼻孔裏，使人有點兒頭暈，蜜蜂的輕歌，蝴蝶的曼舞，小鳥兒宛轉的歌聲，是那麼合乎節奏而悅耳呵！

十日談

路上，一羣羣的男女農人，都用了應用的田具，那麼興奮地走向田間去工作，一種輕

七 忠實得要哭

上面所說，似乎都說天台不好。實際我的意思，並非如是。天台人的忠實誠懇，實使人感激流涕。我不應看天台人太隨便了，我應重重感謝他們。當我住滿了四十日，離別天台的時候，有許多不十分認識的朋友，他們送我禮物，送我下船。在途上仔仔細細想着他們，幾乎使我要哭。於今天台雖別，仍有不少初交的朋友寄信給我。朋友，天台是可戀的，就此一點，我們上海人那裏能比得他們的地方呢？

春假無錫旅行記

史濟宏

校中一個禮拜的春假，躲在屋子內死讀書實有些可惜——雖則十天之後就小考。二十一個人鼓着一團勇氣，到從未到過的無錫去，連頭搭尾一共祇三天，很想留些紀念，就想到那裏寫到那裏，把這篇東西算了吧！

逢站必停的慢車，在五小時半中把我們帶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這麼得走上一個多禮拜的路程，有這麼的速率；速矣哉，我佩服中國的科學進步。

在旅館內聽到「阿要苛腐申報」？很奇怪，申報竟是荳腐做的。後來纔知道是「阿要圖畫申報

？「無錫人的聲音和上海一比真差得多了。

明天，在一間別的學校組織的旅行團的房門上，發現一張幽默字條紙：「君子自重，眼看手不動」。後來方知道是一對「非洋傘」二人合住一個單人房間內的趣劇呵。可說是想入非非之作。同行的幾位女同學大都抱着一有花堪折須直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心想，在梅園中走出來被巡捕老爺鐵面無私的罰去五角大洋。雖則我們沒有孔老夫子般的「入境問俗」，但門口僅有的藍漆警告牌子已經剝蝕得看不出了。至於收條却没有，但大概是會發生意外的罷！

在小箕山上當我們等汽船擺渡到鼇頭渚去的時候，我們同行的一位程女士在湖邊種了一朵荷花。事實是這樣的：她想沿着湖灘走到停在碼頭上的渡船中去，豈知湖泥太軟，兩腳向下一窩在湖泥沒到「黃魚肚皮」那麼高。「哎呀」！一聲，我們聽得之後，趕過去幫忙，總算把這朵荷花拔出來；二段塘藕似的沒有穿襪的腳膀，變了窩熟藕式。在沙漠中發生了二腳沒入泥沙中的時候，那就要有生命的危險了。後來她說：「回味倒不差」。

無錫的泥娃娃每個人至少買二個回去，附近幾家泥娃娃鋪子中時常有我們二十一個人的蹤跡

繫的情趣，益然蕩漾到每個人的心頭。

根發騎在牛背上，感到春天的舒暢，嘴裏低低地唱着山歌，讓牛一踏一步地慢慢的走向平原去。

——根發哥！你在這裏放牛？

——一個十五六歲的同伴，牽着牛，赤着雙腳，面前走過。

——唔！阿金哥！你從那兒來？

——根發看見同伴在招呼他，便漫不經意的反問着。

——哦！根發哥！我倒忘記告訴你

，剛在我從西山溪下來，看見那個小喜子也在那兒浣衣，我還……

——呵！那個小喜子嗎？一個人還是幾個人？

——根發突然聽見小喜子三字，立刻牽住了牛，心裏就癢癢地，麻麻的，有一種說不出的味兒。

——一個人呀！我還和她鬧了一陣子，小喜子的幫勁兒真不少……

——唔！一個人？——根發在暗暗地打主意。

——真的！根發哥！我還有事去，你不要給她迷住了！

——哈哈！——阿金說到這裏，便騎上牛走了，接着嘴裏還唱着響亮的山歌：

「騎牛要騎大水牛，

買回來全裝在空的香煙盒中，好像給他做一口棺材，我說多買了不容易帶回去，是很討厭的，蜜絲陳說：「放在肚子中得啦！」哈哈！她講得真不差，可惜忘了我們不能這樣做。

碰到三個同學和我們是同路人，叫二輛老爺出差汽車，一輛裝十一人，一輛裝十三人，可說有生以來一件打破紀錄的事了，要是在上海，我相信一定被巡捕把號碼抄去。

梅園右面有一條黃泥路，不論公私車輛經過都得繳一筆「買路錢」。有一種很顯明的木牌上大意寫着「征收行路費」。這或許是條私路，恕我不十分清楚。

我買了一塊錢三大隻的無錫麵筋和肉骨頭，幾個福建同學不懂麵筋，問我怎樣吃法，我說：「和肉骨頭一樣放在嘴巴中去，不過要燒熟了才可以」。我實在講不出牠詳細的吃法。

往東往西，大概跑的時候居多，留蘭香在我們一行人中銷去不少；先把中間的糖吃掉，再照原式包了起來，授給另一個人，起初上當的人很多，後來大家都知道；騙術原祇一會頭的。用欺騙的方法，消磨了開十一號汽車時的寂寞和使我們忘掉已經走了一點鐘或二小時。

一位女同學買着一瓶蜜糖，自己的皮包中裝

不下，便寄給和我晚上睡一床的L君，意識是多好啊！L君在日記上寫「她要把一瓶蜜糖寄在我那邊」。

火車上經會計先生一算，火車，房，飯，公

共汽車等錢，每人一共祇用掉四元四角四分八厘，有餘五角五分二厘，到上海後在一家四川館中裝進了肚子。結束這一次春遊。

高橋之行 廠民

(一) 出發

學校裏放春假了，同學們都紛紛地束裝歸里，我，有家歸不得的流浪者，是只能仰望著天末的白雲，作悵惘的懷想而已。

終日關閉在小屋子裏，是會悶死的。因此，便決定作一次高橋的遊玩，散散長久的積鬱。

帶着了一件簡單的行裝，和同住的倩，一同出發。坐了半小時的電車，到黃浦灘。黃浦江裏的輪船，紛擾着叫吼着，把人弄得頭昏腦漲。

踏上開向高橋去的市渡輪，卻巧將要開了。在船上，看着滾滾的濁浪，儘向後退去；上海的景物，以及跟上海一起存在着的煩囂罪惡，全被掉在腦後了。

又好騎來又好游，

歌聲曳蕩，愈遠愈低，根發從牛背上爬下來，心裏熱烘烘地，悄悄的向着西山溪走。

X X X X

這，竹籬茅舍是多麼的雅緻，門前的小河流，水從山坑間流下來，低低地，在亂石上「泊泊」的輕唱着，幾隻潔白的鴨兒，在水面輕輕地浮動，那麼快樂地，溪邊的小喜子的長褲腳捲得高高的，底下已露出粉紅色的短褲管，在用心地洗着衣，身子一扭一扭地，響得叉着手立在對岸看她動作，根發的心也卜通卜通地跳個利害，全身連手足都會軟得沒有勁兒。

這樣，根發再也捺不住了，就將剛從同伴口中學來的山歌唱着：

「紅紅桃花綠綠柳，

妹把情郎念心頭，

昨日爲郎挨了打，

情願挨打不棄郎！」

根發故意將「不棄郎」三字唱得特別地動聽。

「啐！要死的！」小喜子

在輕輕地罵着，一手將水潑向根發的身上來。

冷峭的海風，從太平洋面吹來，鑽進薄薄的春衫，微微覺得有點涼意。

望着沿江的工廠農舍和青碧的田野，忘卻了旅途上的沉寂。不到一個半鐘頭，到目的地了。

(二) 在朋友的學校裏

一位在高橋鄉間當小學教師的朋友，早在輪埠等候，緊緊的握手中，解了久別思念。

三個人同坐上公共汽車，在狹窄的煤層路上，顛簸着到高橋鎮。

天下起雨來了，沒有雨衣，也沒有傘，大家擦起了長服，振起精神，在鄉野的小路上，一滑一滑的走着。鄉路是那樣狹小，而且高低不平的。雨斜斜地打上身來，衣服全都潮濕。可是我們毫不覺得苦，在艱難中，正可鍛鍊自己呢！

走了大約五六里路，便到嬰的學校裏。學校是一排五開間的屋子，有三隻教室，餘外兩間，是五個教師的辦公室寢室和一個廚房兼儲藏室。

無疑的，學校是簡陋得可憐，然而操場卻很大，比到上海許多弄堂學校，勝過不少。學校四周，圍着竹籬，竹籬外流着一條小溪，和一片農田，景緻是清幽的。

(三) 晚膳

下雨天的天色，分外容易黑暗，不到六點鐘

，已經夜了。我們默默地守着一盞發着慘澹的光線的煤油燈，肚子有些空虛之感。更兼走了點路，便愈覺得餓了。

校裏沒有聽差，便去叫了一個近村的農夫來給燒晚飯。嬰切着早已預備的肉，我幫着揀菜，人手多，自然不一會，晚飯就燒熟了。

我們坐在一張方桌周圍，農夫給端菜和飯來。我看着那一副淳樸忠誠的臉，和一身破舊的衣裳，心中是十二分可憐他同情他的。同時，也覺得自己的可羞。當他抖呀抖的端菜來的時候，我連忙伸過手去接他，他以驚奇帶感激似的眼光望了望我，笑了。

飯菜是很簡單的，吃膩了都市裏的東西，來此換換口味，是別具風味的。

鄉間的夜是靜的，天上沒有星月，遠近的村中，也不見一點燈光，農夫們是早已安息他們一天的疲勞而睡了。

(四) 海濱飯店

第二天一早起身，太陽已探出雲層，在歡迎我們了。春雨是容易乾的，路上已不再滯滑了。

在高橋海濱，有一座避暑的旅館，叫海濱飯店，建築新穎，設備講究，在夏季，那裏面的客人是滿滿的。現在，氣候較冷，生意清淡，裏面

「不怕！不怕！漲得多，能親熱！」根發見小喜子漲上水來，反將身子走近了過去。小喜子真地將更多的水潑上來，根發却逃了。

「誰敢你逃走；不要臉！」小喜子站起身來想趕。好！不逃，不逃，可是……根發又跪在對岸向小喜子裝了個鬼臉。

「小喜子不去除他，伏下身去繼續做他的工作。」

「紅紅桃花綠綠柳，妹把情郎念心頭，……」

根發又反覆地在唱了。鴨兒在水面「皮啣！皮啣！」地叫，小鳥在枝頭「啾啾」地迎着春曲，怪動人的，小喜子是沒有心去理會！

西周村，靜悄悄。

在汽車裏 天邊鳥

隨着搭車的人羣擠上了由深陽開往無錫的汽車。車中的座位已爲先上的搭客捷足先得。後來的再無有空席了。汽車生意真好啊！

「朋友，請你把皮包放在上面，我們來擠一擠好麼？」病方全愈的我，因爲肢力尙未大恢復，腳下覺得軟軟的不大

只位着我們的一位老師，和他的夫人兒子。

老師請我們喫早點，幾塊土司，幾杯半牛奶咖啡，共是三元。這裏物價的昂貴，可以想見。據說到夏天，是還要增加多呢？

從海濱飯店的樓上望海是很夠味的。遠遠的上海，崇明，啓東等，都歷歷在目，出口進口的輪船兵艦，也沒有能逃過眼底的。

旅館裏有高爾夫球場，有小溪；在小溪裏，我們泛着小船，可是因爲手段不甚高妙，以致船橫來橫去的把鞋子也弄濕了。

(五) 關於海塘的瑣屑

在高高海濱上，嬰，倩，和我，三個賴散的步着走着。

「這是礮壘，大約在清朝時築起的。九一八事起，被日軍炸燬了的。……」嬰告訴我們。

「……」大家沒有響，用感傷的期望了望。

堤塘近海的那面，都圍着像人那麼高的鐵蒺藜，我很奇怪，爲什麼自然的美景，要圍着這麼個撈什子東西？

「這是上海市辦的海濱農場。」嬰指着鐵蒺藜圍着的海灘告訴我：「一到夏季，海濱有着不少洗海水浴的遊客。以前，這裏沒有圍着的時候，鄉人們可以在海灘上設着帳幕，讓遊人們休息，

每天給二角四角錢就行。遊人既可節省，鄉人也

可得到一筆意外的錢去補充田地裏收穫的不足。可是現在鄉人們再也不這樣做了，一切帳幕等，全歸市裏來辦，收費要貴出幾倍。沒有錢的朋友，差不多沒有資格來玩了。」

(六) 走下海去

走過鐵蒺藜門，是海灘，一片平沙，軟軟的鋪着，慢慢地散着步，怪有意思。

海風並不大，波濤也不洶湧。我們便脫了鞋襪，掩起了袴管，走下海去。時季畢竟還是春天，海水仍是冷冷的，像小刀似的刺着皮膚，皺起一顆顆小的紅痣。

海底平滑，連半顆石子都沒有。我們走了去一里路光景。路還是平坦的，水祇齊到大腿邊。我們手挽了手，唱着歌，把一切都遺忘了。

(七) 歸來

春天可愛，春天的鄉村更是可愛。漫無邊際的田野，在風中波動麥浪。黃澄澄的薑薑花，在陽光下閃耀着，多麼豔麗呵！杏花開了，桃花也含苞了，一切都是生氣勃勃，惹人眷戀。

然而，爲了時間的限制，我們不能再逗留，只得向着一切美麗的景物，行着最後的注目禮，悵然歸來了。

有力，想要避免長途站立的苦楚，便向一位搭客要求着。

這位搭客是位工人模樣打扮的青年。他聽了我這句話，按着「江南汽車月刊」向我望了一望，或許是不中意我頭戴的這頂價值較廉的帽下人戴的這頂帽！就無精打采的說：

「坐不下去！」

我的脾氣也有些惡的，一要求求不答應，就決不再作第二次的要求了。但也不和他爭吵！

我展開兩隻手，拉住上面兩邊的橫木，站着腳跟，好容易到了宜興，搭客們下車，我才搶了一個座位。

車廂裏是無限制的收納搭客，使後到者均無隙席。

「蜜斯沈！你到此地來坐，我讓你好！」那位工人模樣的青年，笑嘻嘻的招呼着她的女友。

「X先生，你請坐，我祇要站一些好了。」

「你來坐吧，我祇要站一些就好了！」他就站了起來，強讓着她坐進去。自己便一跳一跳般的站在汽車夫後面。

「他們倒很重友誼！」（？）我心裏暗思付着。

一路風馳電掣的駛進了錫境。未平的路，只是一高一低，一跳一蹶的惹得搭客們笑得肚皮痛。

走了幾重的山道，就駛進了一條市街，兩旁房屋，密密的祇留着一間一輛

東遊雜記 金預凡

引言

我們（指復旦同學）這次到日本去，以參觀國際產業觀光博覽會為目的，同時亦是一個絕好的機緣游覽東瀛佳景；沒有什麼背景，亦沒有什麼作用，簡單說：「去見賞，見賞，」

一，在途中

四月九日上午九時上海丸出發，一行十二人，大家都精神飽滿，非常興奮，雖然甲板上傳來離別悲沉的音樂，但絲毫沒有感動我們的心靈，因為咱們明的知道在短短時期中必然回到這偉大的祖國。

船行八小時，頭腦子有點暈，幸而有一位雷波僕歐來吹吹法螺，說什麼「天上火車，地下火車，東京的洋房蓋得比山還高，汽車，飛機，比中國黃包車還多……」一忽兒檢查行李，我們就請一位「三等翻譯」（日語少懂者）沈君代辦，可是稽查員問他沒有「危禁品」沈君答「有的，這裏帶的不少」弄得稽查員怒髮沖冠大大地翻箱倒篋，原來沈君聽錯了，他以為問他沒有帶的帶「食品」。

在煩雜暈悶之中，時光過得特別慢，的確是心理的變態；艙中傳來不斷地日本的樂曲，更加來得刺耳，偶然聽到黎莉莉唱的桃花江唱片，啊！多麼激動游子的心靈？我們似乎都恢復了疲勞。

是晚，九時起放演電影，同伴大多已入夢，我在小小的銀幕前，消磨了二點鐘光景。

船行廿餘小時（約次日上午十一時）就看見接二連三的小山，長崎市已展開在我們眼前了，老張對我說：

「長崎好像是中國的地方，亦有這樣美麗的風景呢！」

二，到長崎後

船到埠頭已下午一時，我們住指定的丸金旅館，沿路過諏訪神社，登階游覽，假如不見粉面和服木屐的日本婦人和地方標記的界石，真以為我們還在中國某地的廟裏；最可惜的就是禁止異國人民在長崎取風景照片，否則非把牠收入開麥拉不可；因為那兒有偉麗的山，鮮豔的櫻花，古香古色的神廟。

在旅館裏最大的困難，是語言不通，以致引起不少笑話，今特簡記一二以助餘興。

胖子周君，因兩天沒有吃豬肉，弄得胃口不佳，那日異想天開，同「下女」（即女僕）要肉吃，可是講話做手勢，她都不懂，結果他沒法，只能拿手指觸觸他自己的臉，再把手指往嘴裏放，表示要吃豬肉，下女來得聰明，馬上下樓，但是拿來的不是豬肉而是胭脂和粉盒；還有小李上街去購物，走迷了路，東問西詢，都是莫明其妙，結果呢，被某警官領他到便所裏去，因為警官以為小李要 Make Water 笑話少說提到正事吧。次日上午九時參觀產業博覽

半車的空隙。

「唉！無錫的路，真此地最壞！」

「阿，這是榮宗敬談的囉！從前爲了要拆這市房，還打了多時的官司喇！」

搭客們正在紛紛議論，猛聽碰的一聲響，車裏的人都驚了一跳，只聽得有個婦人追着車後喊：

「喂，汽車，轆頭撞倒了！喂！」

汽車停了。警察也出現了。居民都一齊聚攏來了。大家都注目那車上的一個缺，和地上的一攤磚頭。有的還伸手去撫摩着那車上的缺處。

「開車的叫什麼？」警察握着一本小冊子，走到車門口詢問着。

「車夫下去了，你不要問他的名字的，你祇要把車號抄去好了。」車夫的同伴代答着。

「汽車是什麼號頭？」警察問：

「六百五十八！」

車夫上來了，對着警察說：

「有什麼話，停些到公司裏接頭！」

「快些開！我們還要趕車哩！有話停些說吧！」一個乘客催迫着。

汽車開了，駛過未多路，忽又停住。搭客們向後視，原來是一棵大楊樹，站在路中，攔阻了去路。

「唉，這棵大樹，也應該把牠割去了，留在路中害人！」

「你不曉得，這棵樹是榮家的呢！」

二三，四，十五，武進

會可是範圍太大，無從寫起，現在擇其最主要的說一下：

國防館的外形構造，以大炮，坦克車，城牆，飛機，軍艦，作模型，在表面上一看，已經知道日本在積極的備戰中，內設「現代戰」「都市防空」「都市爆擊」種種立體圖形以及各國海軍陸軍空軍之比較，槍砲之改進，總之，是滿館殺氣，最令國人觸目驚心的，是其中陳列着「十九路軍的草帽，肩章，槍桿，大刀等等」上邊題名爲上海事變押收品，愧哉中華！

產業貿易館，洋洋乎大觀！內一圖表，關於物產輸出，以中國爲最多，差不多除了交通不便的西藏青海蒙古新疆之外，其餘各內地，有他們貨品暢銷處。唉！誰獨說不買或不賣日貨？請你瞧瞧南京路有多少日貨？這次我們參觀，是給我們極大的覺悟和認識。老張說：「東西真便宜，又好，我們買點回去吧！好在中國所賣的差不多全是這兒的來路貨。」

台灣館滿洲館無非是日人範圍內的出產地，各種方法的開墾，種植，產礦都有新的設計，在我國的部長司長，恐怕還睡在鼓裏呢！

社會館，文明發祥館，它能把從前發明者塑像，並加以說明，使看的人頓生一種很深的影響，對以往的偉人起敬佩和崇拜之心，在社會館裏可以找到不少新的醫學常識和一切都市衛生個人保健的方法其中日本各醫科大學生做的標本很多。

關於飲食方面大致同中國相仿，不過生吃的居多，與我們很有許多不便。

某日人對我們說：「你們要到『紅燈』去嗎？那兒等於上海的四馬路」「紅燈」是長崎藝妓羣集的所在，專供遊人洩慾之處，小李老盛雖有動於中，可是胆小如鼠，結果是徒勞大駕一場空，我真不明瞭，爲什麼日人以紅燈來比上海的四馬路，朋友！你到過四馬路嗎？

浦川公園正值櫻花盛開之際，所謂「櫻花節」我們却通當其時，晚間同往散遊，頗饒興趣，聽說日本婦女在櫻花節中打扮得特別漂亮，男子可以在公園裏與任何女子調笑。沈君想揩油，又怕吃耳光。

三，導遊

四月十二日天陰雨，坐汽車到小濱町約二小時，沿途山路峽小，汽車繞山而走最高處有一千餘尺我想假若汽車自殺的話，那末我們不是同歸於盡嗎？幸運得很，沒有把理想成爲事實！很平安地到小濱町住柳川屋，背山面水，是避暑的好地方，是有名日本溫泉名勝之一。翌晨乘汽車到雲仙天氣或陰或晴或雨使人喜怒無常，該地風景甚佳爲世界最着名的溫泉區域，歐美人民來遊者頗多，各旅館都有溫泉浴室，洗澡能健康皮膚，因水內含硫黃質其溫度出於天然，一日每人沐浴四五回者很多，男女浴室不分，這一點給我們受窘不少。

廿三年春，於雲仙旅館

冒失鬼談話

J. F. HECKER 著
會 迭 譯

楔 子

本書原名 MOSCOW DIALOGUES 又名 DISCUSSION

SON RED PHILOSOPHY。一九三三年在英國出版，著

者赫格博士，俄國人，曾在莫斯科任哲學教授，對於蘇俄革命的背景，革命的思想，認識很深。英國 UNIVERSITY

COLLEGE 教授麥克茂來氏，JOHN MACMURRAY，

在本書的序文中說：「我在 BIRMINGHAM 一個朋友會里遇見過赫格博士……他誠懇，坦白的態度，使人一見如故。這樣一個很有宗教意味，基督教徒式的人，能在共產主義的蘇俄任教，真令人驚異不止。他誠摯真率的態度，本書里到處流露着。依我看來，這本書可算是對俄國革命理論方面的最詳盡的記載了。」

本書共分二十篇談話，用英文寫出，書中的沙格勒篤夫 SOCRATOV 就是作者的化身。作者寫本書的態度，是完全學理上的討論，與一般宣傳文章是截然不同的。讀者看了全文，便可知道，這是用譯者多說的。

本書譯名，曾幾費斟酌，最后決定，譯為「冒失鬼談話」，譯者以為于音于義，均稱適當。因本書主人翁沙格勒篤夫，詞鋒犀利，即對紳士亦好為不客氣及不怕得罪人的談話，擬之為冒失鬼，並不冤枉。故此個譯名，譯者自以為懸之國內，亦无妨礙，若有人怪為曲譯，硬譯，或認譯者幽默毒深，浪漫性濃，譯者誓不承認也。

一九三一年夏季某日，天氣晴朗，我在莫斯科一家旅館的穿堂里閑坐，在這里，我們可以時常遇到各地來的遊歷家的。我坐在那里，不免聯想到這些到蘇俄來觀光的人們，他們離開了在加利福尼亞或芝加哥的安逸的家庭，到莫斯科來體驗這赤色國都的情況，或者能夠體會這不可思議的潛動力怎樣能造成人類空前的革命吧。

這些到蘇俄來的遊歷家，和在巴黎及維也納旅館里來往的人們是不同的。他們並不是來消遣或享樂的。他們是預備來領略革命環境的現狀，或者是用研究的精神來認識——造成這個異特的或可怕的國家的基本思想。

他們，很少一個人獨自來的，大都是組織了團體，請一位對於蘇俄有相當認識的人做嚮導。在這個七月的下午，我遇見了這樣一個團體。他們的領袖，我是認識的。因此他們同一位蘇俄的哲學家談話時，我也在座旁聽。這團體里的美國人，各有各的經驗和學問，也有各個的見地，所以他們的談話，也可以代表美國智識界對於俄國革命所產生的各種重大問題的意見。我將他們的談話速記下來，以下的各片段，也就是他們談話中的簡要部分了。

第一次談話

一羣美國的智識份子開始和一個蘇俄共產黨員討論哲學

一羣很嚴肅的中年美國人，由一個青年領導上

領隊：請坐！休息一會吧！諸位紳士們。

隊中一員：（在一只安樂椅上坐下）唉！這些莫斯科的路石！很

夠震動你的腦袋的！

另一員：唔！這正是你的頭腦所需要的，反正到莫斯科來是打

算震盪我們的頭腦的！

另一員：是啊！我們靜坐在書室里也未免太久了，同時，這班

布爾扎維克在這里却已是弄得天翻地覆了。

領隊：諸位，現在來了我的一位朋友，沙格勒篤夫，他曾在美國住過，能說英國話，他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哲學家，你們見見好嗎？

好幾位：我們來會會他。

另一位：他能懂得什麼嗎？

領隊：他能震盪你們的頭腦，比莫斯科的路石更利害些。

一個不修邊幅，年約五十歲的俄國人士。他簡單的白色俄國短衫和黑色的皮帶，很顯著地和這班遊歷家是不同的。

領隊：哈囉！沙——同志！這兩天怎樣？

沙——：沒有什麼不好，你呢？又回赤京嗎？這次不是一個人吧。——他向這班遊歷家看看——

領隊：是的，我是盲人引瞎人。我是為招呼這班美國的高貴人士們來的，我來替你介紹吧。這是密斯脫——

沙——：（插言）請你不要介紹名姓吧。我也記不得這些。告訴我他們是怎樣的人和他們的志趣吧。

領隊：這是教授，他生長在英國，但是在美國教書。我們同他來是很榮幸的，他知道的東西真多，因此我們簡直當他是部百科全書。

教授：（微笑地鞠躬）我們的領隊真客氣。說老實話，我對於貴國書籍閱讀得很多，其實我承認知道的很少，我是到這里來學習的。假使你能指導我們，沙——先生，我們是很感激的。

沙——：導命，但是請你不要稱呼我「先生」，這對於布爾扎維克

人的耳朵是很生疎的。

領隊：這是一——指一個高大粗魯的人，年約五十五歲——我們的議員。其實他是前任的議員，但是，我們都喜歡稱呼他議員。這樣可以見得本團的莊嚴，他是我們政治學的導師，他到這里來看共產黨到底是怎樣做事的。

議員：（很拘謹地）久仰久仰！我希望能在你便利的時候，請教幾件事。

沙——：失敬失敬，議員。

領隊：這是本隊的牧者，他的事業在貴國是不很普遍的，沙同志，他真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是社會哲學上的人性學者，神道學上的維新主義者。在你們這里恐怕還沒有，即使在美國也是很少的呢。

人性學者：（緊握沙——手）我往常很想遇見一位真正聰明的布爾扎維克，我要他告訴我為什麼他要如此。這種人在我們國度里很少，好像人性學者的牧師，在貴國也很少一樣。

沙——：（很熱誠地）請不要以為人性學者在這里是沒有的。我們的哲學與最偉大的人性學者是有關係的。譬如；Ludwig Feuerbach 是馬克斯和昂格斯的導師哩。他領導馬克斯的思想軌道，便是我們共產主義哲學的基礎。人性學者。真的嗎？這樣說來，我還應當先認識識弗與白 Feuerbach 他在我們國度里差不多已被忘却了。

領隊：這是一——指一個瘦小的人——代表美國的左派思想者，他

往常是替我國的普羅人說話的。他也是很出名的馬克斯學者，但不是共產主義者。你可以稱他改革派的孟扎維克。

改革主義者：我們的領隊說得很對，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同時我也很能表同情于你們的成功。我的意思是對於俄國好的不一定對於美國也好的。你們需要的是革命，我們只需要改革便了。

領隊：（略示驚愕）我們現在不必談吧。

沙：（很和善地）是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希望你將來會改變你的意見的。

領隊：指一位有趣的穿着整齊的人——這是我們的扶輪會會員。（這人微笑，以指玩弄鑲牙）你或許不知道什麼扶輪會會員，我們的朋友，他會使你知道的。

扶輪會員：沙先生，人們可以說是不能全知全能的，因此你可以交換各人的知能，這便是扶輪會的意思了。

沙：（很感興趣地）很好，可是我所有的知能與你們交換之后，會使你們的資本主義的朋友感到不安的。

領隊：指一位站在后面的靜默旁聽者——這是……我將怎樣稱呼他呢？唔，他以前是個商人，是我們一家大銀行的一份子，他對於你們的社會試驗是很懷疑的，但我不是要你對他岐視。

銀行家：（點頭）我很可自豪地說是一個資本家。資本主義在現在世界上，仍佔着地位。美國現在正發展着一種新

的資本主義，這些你們恐怕不很知道吧。

沙：（卑恭地）我們預備從任何人學習，尤其是對於你所說的新資本主義。

扶輪會員：你看，我們是一羣美國人，代表着各種興味，可是在同一旗幟下，抱着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你那里學習，可否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謀生的？

沙：我是在共產主義的學校里當哲學教師的，除此之外，我同其餘的共黨員一樣，還要做其他的工作的。

教授：我往常說，如果要知道一件事的真諦以及他如何能有普遍的影響，我們應該先知道他的基本哲學是什麼，我們美國人，對於事情的小的部份，大都能分晰得清清楚楚，可是對於事情的大體，則又模模糊糊，這未免很可惜！

人性學者：教授所說的話很對。這也是我們人性學者的意見。我們的目的是要利用說教壇使人民認識人生各方面的立場。例如，哲學，藝術，科學，經濟和政治等等。

沙：這是時常有的危機，就是人們因為平素的日常工作事務的關係，忘却了人生較高的旨趣。這在本國也很可惜的，在蔓延。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不為這種新文化的萬花筒所迷住，以致失掉他的觀點。本黨對於這點是很注意的，因此不願中心的哲學，為事實上的便利而犧牲。

改革主義者：你相信你們的哲學觀念，和別人的不同嗎？

（待續）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一章 一個汽車的響聲

(十一月十二至十一月二十五)

偵察的進行是依照警局方面的陳述的。火器檢驗吏海格頓對於子彈做了一個精細的考察。他找到的結果以爲三顆子彈是從同一的鎗裏放出來的。並且他能說出是史密司衛森公司的出品，而這種式子目下他們早已停止製造的了。但他們也不過證明了兇手用的就是陸吉士那支失去了的鎗，並沒有什麼更新的發現。還有行兇地點檢驗吏白來納用盡了平生之力檢查出事地點的各種東西，仍沒有把兇手的行迹找出一些來。

杜布和他的助手白蘭——兩個紐約警察局裏的手紋專家——盡力把陸家各人，連白隆都在內的指紋摹下來；和在出事地點附近各處的相比。但當這個麻煩的工作做完時仍沒有新的發現。

陸吉士的套鞋拿到總局裏去，請劇林研究，他量了尺寸，並和史納金所做的模子相比較。關於這，也沒什麼新的發見。雪地裏的那些腳印，據劇林報告，以爲或是這雙套鞋，或是和他完全一樣大小的另外一雙留下的。除此，他真的沒有什麼旁

的報告了。

大家證明在陸家，除了吉士和利士之外，沒有再有套鞋的人了；利士的是七號——比吉士房間裏找到的要小三號。施德祇用八號的橡皮靴；白隆醫生在下雨天也不穿這種套鞋的。

找尋那支失去了的手鎗費了幾天工夫。葉達特派了幾個專門做這種工作的人去幹，並給他們搜檢特權以防阻礙。事實上也沒有碰到什麼阻礙。那所屋子裏依次地從下面一直搜到頂上。就是陸太太的部份也讓他們去找尋了一下。那老太太起初是反對的，但後來讓了步。並且他們搜過之後，她反而似乎有些失望呢。祇有陸大白的書房裏沒有去過。其餘的地方不論如何偏僻的角落裏都經偵察長的人們清理過。但連手鎗的影子都沒有來報償他們這番努力。

驗屍吏，除了陶來墨最初的報告以外亦無新發見。珠麗和利士都是死於近距離的驟然鎗擊。更沒有旁的可能死因從屍體上找得出來；也沒有爭抗的徵象。

在出事的晚上，沒人看見有不可知的嫌疑犯在陸家左近出沒，雖在四隣或有幾個，那是沒關係的。一個住在他家對面樓

上的鞋匠說，兩次出事的時候，他都坐在窗子旁邊吸煙，他可以罰咒說沒有人會經過那兒。

但派在陸家的防衛仍不鬆懈。門上日夜輪流有人守着，進出的人都嚴加盤問。守衛得異常嚴密，一班平常出入的生意人都感到異常麻煩。

關於調查僕役們的過去歷史雖不能十分滿意；但大體上他們都和犯罪沒有關係。那個年輕的白東，在第二次血案發生之後。就解了雇，她的父親確在一個好工人。她的過去歷史也很好，她所交往的人也是一些像她一樣很和平的人。

海敏，調查出來是一個寡婦，在未到陸家以前，跟做鐵匠的丈夫同住在阿爾湯那。一向是個宗教的熱狂信徒。她的丈夫給燭燼炸死後她說這是上帝對他某種秘密勾當的責罰。她來往的人很少，是一些教徒。

陸家夏季所雇的花樹匠——一個中年的波蘭人，名叫克立姻斯基——發現在家裏，從秋天起就中了酒毒癱瘓在床上。

調查了孟納和施德的習性和交往也沒有得到什麼端倪。調查他們兩人原不過例行公事而已，他們對於外界很少接觸，簡直可以說社會上沒有他們的存在。施德沒有要好朋友，他祇認識派克路的一個英國當差，和附近的一些生意人。他天性孤獨，他認他最大的缺點就是不會交際。孟納自丈夫死後進了陸家的門以後，很少到外面去的，所以陸家以外，在紐約城中她一個人也不認識。

葉達本想在陸家許多人中間找一些線索，這些報却使他灰

心了。

「我想我們得放棄那禍出於蕭牆之內的念頭，」他在麥根的辦事處裏說，那是吉士被戕數日後的某一個早晨。

范思，他也在那兒，懶洋洋地望着他。

「我却不這般說，你知道，偵察長。相反地，那無論如何是屋子裏的人幹的，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你以為兇手是他家的自己人嗎？」

「哦——說不定：事情非常可能，」范思深思地抽着他的香烟。「但那還不是我確切的意見。那種情形和空氣，都有犯罪的可能一種陰毒和沉悶的毒質是負着犯罪的責任的。而這種毒質在陸家產生着呢。」

「這樣說來，我得多費一些時間捉住這種空氣。」葉達尋空裏哼着。

「哦，有着血肉俱全的俘虜等候着你的手鐐呢，偵察長，這就是所謂那種空氣的代表。」

麥很考察了那案子裏的各種報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跌在椅子裏。

「唔，我願天，」他慘然地岔出來道，「能給我們一些暗示。報紙上鼓吹得非常厲利。今天上午還有一個訪員要來。」

事實上因為在紐約的新聞史上很少有如此驚動大眾的案子的。陸安德和陸珠麗的遇兇事件，雖是很緊張而屬尚在情理之中的；但陸吉士被殺的消却震動了輿論界。於是各報費了很多的篇幅在記載陸家的歷史，連陸大白的少年歷史也弄得家喻戶曉。并且陸家各人的照片，以及房屋的照片也刊在報紙上。



編者白

望。

吸煙室不一定是為吸煙而設，是要給大家一種親近的談話的機會。平常吾人談話，總受許多拘束，或是社會上的因襲習慣，或是統一的教條道德，或者心有顧忌，或者興趣不佳，所以總不能談得酣暢淋漓；除非若干親近的友朋，在密室之中，一切的縛束都解放了，才能發出由衷之言，於是說語便會投機，而談天的風趣，也得其洗練而臻上乘。在這間吸煙室中，我們是以此為目標的，說要說得有風趣，即使是罵人也不是破口大罵而當是一種具有幽默味的諷刺，即是捧場，也不能太肉麻，我們希望能向這個目標進行。許多未知名的讀者，也可借這間吸煙室的地位來互相談話，討論問題也可以，說說笑話也不妨，務要使這室中和氣霽露而且活潑風流雅亮摩登。這是編者的希望。

我是不吸煙的，但我從不拒絕人家的煙，因為我喝了一點酒，但我很少喝，因為喝後不能吐出來。我近來很少讀書，我怕讀，又想讀，却又沒工夫讀。（校對員）

四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上載有署名楚容的人問何世一文，對林語堂主編的人世間，痛下攻擊，說得體無完膚，其中頂倒鑿的，要算豈明老人周作人。因為人世間封面用了個黑框子，被說是廢登訃文，而周作人的一幅肖像，恰載在第一面。周氏打油詩，幸為五十自壽，否則殆矣。（社員）

林語堂等應浙江省官設體育會之招遊杭徽一帶，在杭市官界招待席上，斤斤以和「人言」無關辯，自謂所說不能是人言，語甚滑稽。但林博士何以要如此說，則誠令人不解，因「人言」創刊時，博士固曾參與其間也。（社員）

日本台杯網球選手主將佐藤次郎，此次赴歐率隊比賽之際，在印度洋上跳海自殺。據報或為神經衰弱，實則另有別情，佐藤今年只二十三，或謂與戀愛有關云。（百尼）

我昨天在路會見了一個女子，我想她是世界上最美了，可是她鑽進了一輛停在道傍的漂亮汽車去，我一眼看去

驢子怎會鑽在陰溝裏拉屎呢！

徐州近郊某農家養了一隻驢子，牠常把糞拉在院裏。前天雨後，却巧有兩隻驢糞蛋子順着院裏的積水沖出陰溝來；但沖到街旁陰溝口時，被別的污物擋住了，於是停在陰溝口內。

這時有位懷疑派的學者，趁雨後來郊外散步，走過這裏，看見陰溝口裏的這兩隻驢糞蛋子，大起興趣；於是站定仔細研究。倒不自覺的皺着眉，擺着頭自語起來：「驢子怎會鑽在陰溝裏拉屎？……」老農聽了道：「那是從人家院裏沖出來的呀！學者才恍然大悟。（村鎮稿）

記某教授

某教授者，某教授也，恕我不能發表其真姓名；但我可以漏一些消息，他是瀋西×大學的教授也。

他教的是歷史。學問如何，一言以蔽之，「當然很博」。他教歷史，以「男女交合」為中心。他說：「天地有男女，於是有人類；人類能交合，於是有人類。」

我昨天在路會見了一個女子，我想她是世界上最美了，可是她鑽進了一輛停在道傍的漂亮汽車去，我一眼看去

我昨天在路會見了一個女子，我想她是世界上最美了，可是她鑽進了一輛停在道傍的漂亮汽車去，我一眼看去

他不但教的是如此，同時坐在教室內的學生，也叫他們男女交合。但這「交合」，當然不是當場實施。他說：「你們應當一對一對的坐着，不應男管男，女管女。這是人類的正義，創造歷史的原則。」

於是男學生「嘩」：「喝彩起來，女學生只會暗地罵他是「殺千刀」。

這套把戲，在某教授常是這樣做的。

據說，某教授之所以唱如此說者，原為聯絡學生，否則學生們恐怕要逃之夭夭了。

——如此風聞之一

咬文嚼字 驚心

假如你咬文嚼字起來，往往有解不通的字句要使你懷疑的。

譬如拿最時髦的「新生活運動」的字義來解釋一下吧：

「新」字即西文 modern 也；在中國文新名詞上說：即摩登也，那麼「新生活運動即摩登生活之運動也」。摩登是每個人所歡喜的，所以摩登生活亦是每個人所要求的。

然而事實却相反的，「新

生活運動」的中心對像，並不是同你的理想上那麼新，却是提倡中國數千年來人民生活的教條「禮，義，廉，恥」，這是明明復古，怎麼可算是摩登。這是不無難解之處。

再談到最近所驚動社會的

「摩登破壞團」吧：「摩登」

二字既有提倡之價值，他們偏偏要去破壞它，不是荒乎其唐嗎！假如配合在「新生活運動」上講，多適當。

然而事實又相反的：他們所破壞的對像是用鋸水破壞都市裏的仕女們的禮服，其用意即是叫你們去穿國貨。又是在今年的國貨年中，他們的使命似乎很重大的，國貨年即是一九三四的新年頭，提倡國貨，即是「九三四年的新運動」，即是摩登運動也。然他們的團體的命名是「摩登破壞團」，這不無矛盾之處呢？

總之：他們的用心無不苦處，我們何必這樣咬文嚼字呢！

看城隍會 周瘦梅

「出會了！」

「快看呀。」

「……」在一個中午

的時分，外面充滿了這一類的雜聲。我是伏於斗室中實在無聊，隨意讀報。經着了這串喧嘩聲的號召，便會擲下了報紙舉起腳來；直向外面跑。跑，經過了內室的曲折，便已到了人聲鼎沸的門前。

抬頭看，祇見在彭彭……

的金鑼聲中，湧出了一排傢伙，在他們各個人的肌臂，用着黃色的密針；拍打着重是數十斤的石件。這便是俗稱「報娘」者，我真懷疑；他們真何苦要把父母生下來的肉，自加摧殘呢？唔！我明白，原來要報娘恩，便是這樣吧！時光還夠不上一刻鐘，突然天空中霹靂地掉下了一陣雨花。

「……下雨了！倒罷！」

「城隍無靈！」於是從羣衆間，又是湧上了這一串的喧嘩。

果然，那個所謂城隍者，在霏霏細雨中蕩漾顯出了觀衆們的面前，一輩愚蠢的傢伙，便會朝他肅立致敬。

一九三四，四，十三，金山

藥渣倒在路上 鄭希塵

遊子天涯，因為了生活問題，在外面辛苦掙錢，眼瞧着一個甜甜蜜蜜的家庭，欲歸不得，這是何等苦痛的事，消滅苦痛的唯一方法，可就是寫信了，寫信總是用信封信紙，如今

藥渣倒在路上 鄭希塵

遊子天涯，因為了生活問題，在外面辛苦掙錢，眼瞧着一個甜甜蜜蜜的家庭，欲歸不得，這是何等苦痛的事，消滅苦痛的唯一方法，可就是寫信了，寫信總是用信封信紙，如今

却有人寫在鈔票上，這不是很別致麼，前天我得到了一張中央銀行的五元鈔票，見上邊潦潦草草寫着幾行字，劈頭就是「賢妻極次」四字，傾引起我的好奇心來，仔細看時，分明是一種簡略的一封信，我且照錄在下面。

「賢妻極次，別來數月，心甚寂寞，近想在家玉體安和，為慰，我病已愈，勿念……」

「以下隱隱約約的還有幾個字，可惜辨認不出來，一角又有七個字道「終日奔波為此君」，更看反面，又有二道：「此票買日貨者，是男姦女媧」，筆迹和正面的不同，大約是另一人的手筆罷。

我看了那家信，發生無限感慨，想一個人為甚麼定要謀生活，掙錢使，把他所愛的人拋撇在家裏，彼此冷冷清清地，捱着寂寞之苦，真何苦來，瞧那「終日奔波為此君」七字，已把他滿腔子的牢騷和怨憤都寫了出來，這五塊錢的鈔票，真是他終日奔波掙來的血汗錢，啊，再瞧那鈔票上的號碼是 SX848386B，特地記了下來，不知道將來飄泊到那裏

三次，真的却已來了。

去追究藥店裏的老問，原來前二次的麻黃，因為真的方才售罄，暫把假的混充一下。到第三次，真的却已來了。

錢票上的一封信 (錢維新)

遊子天涯，因為了生活問題，在外面辛苦掙錢，眼瞧着一個甜甜蜜蜜的家庭，欲歸不得，這是何等苦痛的事，消滅苦痛的唯一方法，可就是寫信了，寫信總是用信封信紙，如今

却有人寫在鈔票上，這不是很別致麼，前天我得到了一張中央銀行的五元鈔票，見上邊潦潦草草寫着幾行字，劈頭就是「賢妻極次」四字，傾引起我的好奇心來，仔細看時，分明是一種簡略的一封信，我且照錄在下面。

「賢妻極次，別來數月，心甚寂寞，近想在家玉體安和，為慰，我病已愈，勿念……」

「以下隱隱約約的還有幾個字，可惜辨認不出來，一角又有七個字道「終日奔波為此君」，更看反面，又有二道：「此票買日貨者，是男姦女媧」，筆迹和正面的不同，大約是另一人的手筆罷。

我看了那家信，發生無限感慨，想一個人為甚麼定要謀生活，掙錢使，把他所愛的人拋撇在家裏，彼此冷冷清清地，捱着寂寞之苦，真何苦來，瞧那「終日奔波為此君」七字，已把他滿腔子的牢騷和怨憤都寫了出來，這五塊錢的鈔票，真是他終日奔波掙來的血汗錢，啊，再瞧那鈔票上的號碼是 SX848386B，特地記了下來，不知道將來飄泊到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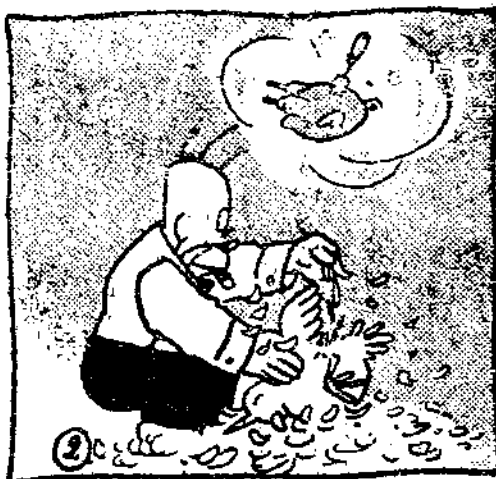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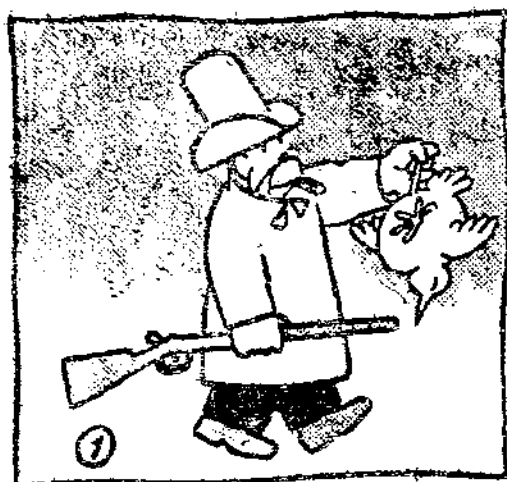
哩。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虛有其表

應聲而下者，肥禽也。去其毛羽，則伶瘦似只具骨。嗚呼，虛有其表之空場面，豈獨此鳥而已哉！安得安得生之一去其毛羽而顯其真相耶。此安得生之所以為安得生也歟？



編輯室

又來一個春遊專號，實在因為編者見投稿人的春遊太起勁了，不能不捧場一下，而編者自身，因為被禁錮在斗室之中，苦不堪言，也喜歡讀讀大家的春遊記事之故。當春不遊，更待何時？

這一期當中多來了一個冒失鬼談話，那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理論，世間儘多冒失鬼，而真實的冒失鬼少有，此冒失鬼之所以可貴也。天下多聰明人，則見機行事，乘風轉舵之人多，而天下亂矣。

吸烟室是開幕了，成績還不錯，希望此後遊人加多，烟客雲集，而談笑風生，成為最熱鬧的場所。現在這一次，放胆說話的還很少，既不關及國家大政，似可不必如此小心翼翼，吸烟室中，請肆無忌憚可也。

上期當做可以出版早些了，却不道仍是到了八口才訂舒齊，真是令人不好意思，不過天下事不能如人意者，十居八九，此話大概不錯，所以編者也無庸致其抱憾之意，只要問心無愧，便可自解了。對別人如何，是無法自己決定的，因為結果不一定是能與所期望的完全協一，這並不是自己卸責任，乃是無可如何也，但我們的努力，不要因此而灰心嗎？這看我們的勇氣與打算如何了。